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乡
绅
的
经
验

THE EXPERIENCE OF
A SQUIRE

ZHANG XIU

目录

牲畜与马	1
<i>Livestock and Horses</i>	
一种不好的预感是浅黑色的	
<i>A bad feeling is light black</i>	
雨季与虎	2
<i>Rainy season and Tiger</i>	
自我的形成	
<i>Formation of self</i>	
兰波网吧	
<i>Lanbo Internet Cafe</i>	
动作	5
<i>Action</i>	
感到一首诗的样子，我	
<i>Feel the look of a poem, Me</i>	
饮水	
<i>Drinking water</i>	
立秋感怀	7
<i>Start of Autumn feeling</i>	
屎坑物语	
<i>The Story of the Shithole</i>	
题旧社会	9
<i>The old society</i>	

巨大的年龄	
<i>A huge age</i>	
阅读	
<i>Reading</i>	11
首页	
<i>Home page</i>	
服药丸	
<i>Medicine pill</i>	
摇桂花	
<i>Sweet osmanthus flower</i>	14
美国	
<i>U.S.</i>	
赠后代言	
<i>Message of Gift to Posterity</i>	16
在一个明亮的下午翻阅一本诗集	
<i>Leafing through a book of poetry on a bright afternoon</i>	
早餐	
<i>Breakfast</i>	
村广播	
<i>Village radio</i>	
造词运动	20
<i>Word making movement</i>	
对修缮家谱的一场思考	
<i>A meditation on repairing the family tree</i>	
地平线	
<i>The horizon</i>	24

半衰期	
<i>Half life period</i>	
候补	
<i>Alternate</i>	26
选举	
<i>Election</i>	
九月廿八霜降探赋闲养病者裴作并赠	
<i>Frost's descent on September 28 visited an idle patient</i>	28
<i>Pei and gave him a gift</i>	
洗衣机	
<i>Washing machine</i>	
比特币走势图	
<i>Bitcoin chart</i>	30
余数	
<i>Remainder</i>	
田野上的茅房	
<i>A hut in a field</i>	
更详细的蓝色手套	
<i>More detailed blue gloves</i>	36
自然	
<i>Natural</i>	
再见，本垒打	
<i>Bye, home run</i>	
街霸	
<i>Street fighter</i>	42

云的一般性生产活动	
<i>Gene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for the cloud</i>	45
是日东荆河垂钓归作十一行	
<i>The eastern Jinghe River fishing is classified as eleven lines</i>	
第七章	56
<i>Chapter 7</i>	
吐舌头表演	
<i>Stick out your tongue</i>	
新秩序下的应急反应	
<i>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new order</i>	58
在村头小歇	
<i>Stop at the head of the village</i>	
直接而无用	
<i>Direct and useless</i>	
华盛顿邮报	
<i>The Washington Post</i>	61
野蛮人在乡间活动	
<i>Savages are at work in the countryside</i>	
狗	
<i>Dog</i>	
星期三	
<i>Wednesday</i>	65

上午，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i>In the morning, a cup was on the table.....</i>	
通用语境	
<i>Universal context</i>	68
大香樟树记	
<i>Big camphor tree record</i>	
彻底的高尔夫球手	
<i>A thorough golfer</i>	70
十一月二日于长河垂钓归作	
<i>November 2 Fishing in the Long river</i>	
山 .jpeg	
<i>Hill. Jpeg</i>	
窗帘	
<i>Curtain</i>	72
轻功	
<i>Qing Kung</i>	
农夫与蛇	
<i>The Farmer and the Snake</i>	
散步	
<i>Walking</i>	96
距离	
<i>Distance</i>	
从系统中脱落的一个早晨	
<i>The morning it fell out of the system</i>	
图钉	98
<i>The pin</i>	

旱地芦苇	
<i>Dry land reed</i>	
私塾教育	
<i>Private school education</i>	102
午夜高速	
<i>Midnight highway</i>	
凉亭	
<i>The pavilion</i>	104
浇水	
<i>Watering</i>	
单峰	
<i>Unimodal</i>	
黑猫神与灭害灵	
<i>The Black Cat and the Exterminator</i>	107
凉酷	
<i>CoolCool</i>	
浮漂	
<i>Buoys</i>	
翠鸟的背影	
<i>The back of the kingfisher</i>	110
书桌上的圣经书	
<i>The Bible book on the desk</i>	
截屏	
<i>Screenshot</i>	
拼写与语法	115
<i>Spelling and Grammar</i>	

濯足	
<i>Footbath</i>	
大学毕业	
<i>Graduate from college</i>	117
很多人	
<i>A lot of people</i>	
吹风机	
<i>Blow dryer</i>	120
当我在听音乐时	
<i>When I'm listening to music</i>	
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农具	
<i>A greater number and variety of farm tools</i>	
来自亚洲的猪	
<i>Pigs from Asia</i>	123
鲁隐公四年春	
<i>Spring, the fourteenth year of The Duke of Lu Yin</i>	
甘霖镇	
<i>Gan Lin Town</i>	
脂肪储存	
<i>Fat storage</i>	126
剥青豆	
<i>Peeled green bean</i>	
出处	
<i>Provenance</i>	
圣约翰	128
<i>St. John's</i>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给槐树	
<i>A cup is on the table..... To Huaishu</i>	
老鹰，给 X11	
<i>Eagle, to X11</i>	132
原子弹与越剧	
<i>Atomic bomb and Yue Opera</i>	
拼音	
<i>Pinyin</i>	134
段落大意	
<i>General Idea of Paragraph</i>	
怀念虚头巴脑的贫富差距	
<i>Missing the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have-nots</i>	
抛出一个硬币	
<i>Flip a coin</i>	138
雨水	
<i>The rain</i>	
大乘	
<i>Mahayana</i>	
桌面，在阿尔及利亚。	
<i>Tabletop, in Algeria.</i>	143
在奇怪而严肃的天空中	
<i>In the strange and serious sky</i>	
县城邮局	
<i>County Post office</i>	
独自玩跷跷板	
<i>Play on the seesaw alone</i>	149

疾速抢劫

Speed of robbery

粗暴的语言正在盛行起来

Harsh language is gaining ground

152

死掉的河

The Dead River

无增无减

No increase and no decrease

154

铁

Iron

流氓与农夫与蛇

The rascal and the farmer and the snake

卢仁畜鹤

Lu Ren animal crane

160

吃鹅

To eat the goose



牲畜与马

一个在耕田的马是一个短语是一个陈述句，它是对一个马可以用来农作的肯定，以及否定马是一种原野上的工具。而畜牲又是对人（在忽明忽暗的时代中）的一种否定。

一种不好的预感是浅黑色的

钵掉到地上的
一个上午

雨季与虎

端着杯子去厨房灌水
在书架前站一会
翻翻诗集。恍而忽，想起一个朋友因它的潮湿
与不在

自我的形成

一株树木在风中的动作也可以是一头鸟
来到空中的理由

一九八六年，他在井边打水
紧绷的绳子连接着那只水桶
与他的手臂

他抓牢的是什么？

一些空无的重量
或者一个不可打开的结构

他没出错。在夜梦中他又看见

那头歇在树冠上的蓝色夜泉的凝视
以它的呼吸，发现星星的含义
并能远远听清狗的叫声

兰波网吧

金黄色的梦攀附在他蓬乱的头发上
与城市的闷热一起沉没在落日中

动作

一只手从左边
往右边擦玻璃的动作与
意义要多于同样的一只手空着从
左往右运动
但是一只手空着没有
动作也不对，
它没有意义。但要是
一只手如果从后往前
擦一块玻璃这样的运动
意味着它既不可能
是一个动作同样也不具备
一种与缝补有关的知识的可能
用来布满一整个平面

感到一首诗的样子，我

一个下午
空坐在窗边，没在
等什么
风，却来了
我感到一阵凉意
去柜子里翻出一件去年的衬衫，
穿上。

饮水

歌声在唱些什么？
我走过去，
看见一个太懒的人
秋天了，她还没有放下
那只举着的手

立秋感怀

没有，如果在所有人中的一个人正好是我
他就会知道我不是别的人。是一种秋天的想象

屎坑物语

你在脑壳上插着一朵花的一个星期二
掉进坑里，星星
以遥远的事物在黄昏亮起
孩子们还在学校里念经，近处冒着烟雾
这说明这一天的劳动没有毁掉你

过于别致的嗅觉。当然了，
统一的悲哀是没法避免的

提示牌另起一行：

16:51 分，肩上披着海带但忘了是谁。

题旧社会

从统计上看，
今天写了 1480 个字，汉字
包括标点：一般来说，
它们只有逗号
少量句号。翻身？
不存在的事
在旧社会，鸟始终不死不活
脖子上扛着鸟头，使劲望着空荡而重复的天空
有且仅有的那一个雨点

巨大的年龄

记号，父。伴随他的那个仍在
鼓动的心脏微弱
空坐在走廊上望着世界，而无须词语
他已抵达可以行使这种权利的年纪
并以此拥有一个完整的下午
与此同时，我们在远处
拓展他的地理风貌，伤而无悲
如同一头品种稀奇的鹤鸟

阅读

让一条腿适当弯曲，字号放大至 11 磅
一个可被称为细碎的东西的东西是一小片
在桌面上的金属。因为某个动作，
它在这里，反射早晨的光线
与对面（视频中）她身后的那一面光线
来自同一个地方，同等亮度以及它们
映射出的内容在真实性与情感中的明显差异
一起传递给我。除开这些干扰，我在阅读
辨识文字形状的同时加入我的发音
它们是现成的，包括附近的一切：
起因是我伸过手，去取桌上的
那盒烟时我意识到口袋里也有一盒
——我用一个动作证实它是在的。现在，
“剩下的这盒烟”我在想
如何处理这类主题，并且发现
视觉的重心已再次转回到阅读中

首页

鱼池掉头发，
路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十月十月十月，
成就召唤它不寻常。

服药丸

淡紫色火焰弥漫我全身，后脑壳升起炫目光圈；
眼前的一切看起来相当古怪，扭曲而和平。
缓缓抱起院子里那匹鹅，骑上龙，扶摇远去；
五里路外，关帝庙传来连夜做道场的缥缈乐声。

摇桂花

傍晚在新闻中看到悲剧又
一个小女孩死在汝州隔离点又
我出去院子里摇一些银桂树上的花朵下来
但是一朵花是所有花朵中少数的一朵
但愿一小点非常抽象的社会现象
综上，我想说什么以及我在说什么

美国

在供销社大门口晒太阳
第二天，接着晾晒
一连两个礼拜，天气出奇的和煦
我一个人坐在那把供销社大门口的藤椅上
饮水，也看光线：通过对现实感的增强，
我们知道优势在疾速退去。
期间有两个过路人尚留有印象
其中一个从南边来，脑袋方方正正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正好是我？
这种人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
他已经来到荒芜边缘
另外一个要好些，自然些
迎上来便说：我是诗人。
然后呢？我等着
他没说话，举头望着天空方向
我只好嗯了一声，以示认同
他听见了。提起裤子，
寥寥散散地朝那片云走去
现在，因他们的表情使我狭义而又升起
“明天只吃一顿饭。®”的忧虑来

赠后代言

晴朗的天气我们去室外踢足球玩散步
良好的运动使人心态健全身材匀称鸟儿在跳
关于如何做好一个人一个好人我经验缺乏
散漫而不够充分的德行又如何能作为你的老师呢
长幼有序，勉汇几句告之
不要去做一个你认为的好人，不要，这不正常
也无所谓适当地做个坏人，它其实麻烦，难
普遍即可。然而，也绝不可替恶行恶它会让你迷失
并永久性不可返回。好了，别跑太远

在一个明亮的下午翻阅一本诗集

下午，一个诗人是对一个诗人的照亮，而不是补充。
一个诗人在她没有写诗的日子里暗着首先是下午。
一个诗人通过阅读另一个诗人的写作得到补充，同时
被照亮。

一个诗人与另一个诗人与一个诗人她们是。
同时都是，在一个明亮的下午在一个暗着的日子。
一个诗人当一个诗人被照亮，那必定是因为她是一个
诗人而不是她暗着。

一个诗人不同于尼姑（她们通常忽明忽暗）。
作为一个诗人即便她们彼此离灵隐寺都很近。
曾经是的。

而另一个诗人必定远，且遥远：那是一个诗人与另一
个诗人的距离。
必定也是因为一个诗人她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写作而需
要得到补充。

她是明亮的。
因为一个诗人她在暗着。
一个诗人无法得到照亮。
她们都是。

而一个诗人要是被照亮那也只能是在理论上的不可能。

除非一个诗人是对一个诗人自身的隐喻。

一个诗人不能照亮自身，以及附近。

因为一个诗人彼此不能是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只有一种明亮。

而另一个诗人呢？假设她暗着。

并且这是可预见的，另一个诗人只能暗着，且不可能分裂。

当她暗着（那么硬），照亮她的一个诗人肩上扛着一个尼姑（她没有反抗）说，一个诗人只能暗着。

而另一个诗人必定也是。

当另一个诗人暗着，她说，诗人又不是人，更不是对人的补充，她说。

是一种否定以及对否定的继续否定一个诗人的意识形态也只能是这样，她补充道。

一个诗人对于世界她连一个忽明忽暗的尼姑的一点光芒也许都不是。

不是吗，但这其中仍包涵了一个诗人对一个诗人的照亮的意义，是无非是明亮的，在这个下午。

早餐

一个包子摆在桌上的一个早晨，人生的意义需要在人生的外面观察。也就是说在一个摆在桌上的早晨的一个包子的意义需要在吃完它以后我们才会去正确地思想一个人的一生在历史中的意义是什么。他在吃。意义，是树叶馅的。只要他站得足够远。他已经足够远。站在离他足够遥远的地方看见他的三寸长的一生是这样的：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几十年更是鸟无踪迹。到了现在（这里），谁还记得呢？

村广播

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也许不会一直这么幸运。树枝长出刺，
溺水，或色彩丰富但不同图案的
两只袜子所起到的作用一致
矛盾是相互的，要合理统一它们的那个标准
只能是一种借口。茶壶丢在院子里
觅食的母鸡的屁股拖着一截凉凉的肠子
轻取什么？你不明白。村中央，
高音喇叭隐约传来烧着的戏文声
男人，聆听变声为女人的一个男人
它们都是松散组织里的一部分
同理，在往年，从前抑或松弛的日子
燕是一种雨季里的常见飞鸟

造词运动

走向何方的神圣

近超

精瘦的中小型地主，谎言

在秋天还在发挥效率吗

在重伤的一天，她想起蜈蚣

蟋蟀，独角大仙这类劲装昆虫

它们的伤逝，孤绝与

不可撤销

当犯错成为习惯

对修缮家谱的一场思考

雨在下，先祖们的恐怖画像挂在墙上。又到了篡改族谱的季节。你是谁？我们又回到这个古老的问题。优先找出它在世界中的位置。判断它不可测的性质，并感受一个人被置入其中而带来的气闷。

瘫坐在椅子上，你在对谁说话？

你朝上下左右转过头去，并没看到说话的人。

一个完全的人，他是。

是秩序本身。

虚构他或她们势必浪费你一个上午，一盘瓜子，一大把忧郁的不及的神经末梢。以及一个

划水的金鱼的尾鳍因实物的不在只能过度概念。

缓缓思想着。这一天，你不会去河边钓鱼，去公园观赏落叶，去捅鸟的核酸，你想。你的没落是持续性的。

一九八六年。（从广义上或词语营养学上来说，没有过程，它是一切的开始与结束的那个端点，是不可咀嚼与消化，当然也不会损坏）狗伏在地上睡着了。遵循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原则，它病了吗。

地平线

既然小说写的是人。那么，它也可以不是。由于一辈子住在丘陵地带的落后山区，我对土地面积很是不满意：这也是我们始终穷困的合理原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选定了一个吉日，我爬上小溪（它连支流都不是）对面的那个山顶，伸出手去，远远地扯掉那根烦人的地平线。它实在太长，文学与理所当然。

半衰期

持续的雨水
淹没印度的庄稼
导致产量锐减可是
又不能哭
欧洲缺乏木柴，女首相
留着土气的内眷头，
与尼姑保持一个党派距离。

他在煮皮带汤。窗外，抗议者
把自己悬挂在太阳能板上的灵感
来自当代艺术的玩法。欧洲
堕落了，谁又在升起？

新闻叙述讲究
并置带来的冲击力，
日元大幅度贬值，并仍在继续。
巨物站在风中
它病态，红得发紫

两者都是。在不同阶段，
它们面临的东西挤在一起。
无论一个花朵是不是按你想要的
样子在运行，事与物不可分离。

候补

没有！

之后，也没有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妈的

空中没有鸟，历史中也没有

（要诚实）有就有

没有

就

没有

一个没有是对一个没有的回声

“你吃草没有？”

“还没有。”

选举

它掉落在地上以及，它们。
来到，进入或被抛入这类词语
并不足以准确说明一个奇迹
为何出现在这里。考虑到
极微弱的概率与必然。
因此，秋天有鸟的目的（。！？）
一旦诗被认为拥有国家那样的实体，
经过选择的落叶便能拼凑出
思想的一致。至少表面上，这天的早餐
是一碗紫薯粥、油条和两根筷子。
回到镜中的虚像
看见它时，它才实际形成

九月廿八霜降探赋闲养病者裴作并赠

这就是命。

在这下作的节气，海浪

翻书。

洗衣机

洗衣机转动。

环形车道引申出近代历史。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什么会是什么但会发生她知道，挑余粮与抓壮丁，尼姑与鹤，洗衣机冷酷转动历史的轮胎：要注意细节，节奏冗余，仪式以及偶发性。警惕方圆八里的蛇鼠攻击。欠收的年头往往能带来数倍的收益惊喜。

在这期间我最好继续保持我一向以来的那种度日模式，这没问题。因为我一向以来保持着的那种度日模式一直没出现过问题。是没问题的经验。晾晒衣裳，去附近钓钓鱼，漫长的在光线下的发呆或特地跑去村口训斥数落一番佃农（他们在必要的社会结构中越发虚伪与冷漠，恨），赋文作诗什么的，而无须增加额外的指令。

洗衣机转动，需要改进的地方已经不多多了。

比特币走势图

以词语作为事物的符号，以它的粗糙与暴力寻求一种知道的方便，一株树木这是。首先是。首先意味着重点与关怀。其次，它有线性与分形的特征但它并不是海岸线的一种，或真理的一种。它实时。也就是说它的欺骗性是滞后的。

余数

我们在积压已久的
文件中的关于争取各方利益的
那份黑乎乎的长名单

引发出的争论所导致的
差额而一致产生的
那种远离平和与责任的
恶劣性质只能是来自
一个中午的特殊的花朵的
巨大开放同时在它的未完成的
凋落与一个空屁般静默下的
并且无疑也是单独的一次
完胜并不会带来切实的
有益于朝四面八方拓展历史进程的
而主要部分又在视觉盲区以内的
控制与尽可能更早地去
关联彼此的义务与
即便是依照会议提前
分配部署好的
只能是在自发的
自然原则下的样子的变化
催生出的不可剥夺的一头死鸟的
发霉的翅膀腋窝下
的那一个过度黑化了的野心
也不能证明它就是一次徒劳的
可以赢家通吃的惯例无非是因为
每一次短暂的停顿过后
并不一定就能获得良好的
可持续转向的深度

并以一种依次递减的
形式经受极端的
甚至突发的
当然也是与气候无关的冲击的
根源无非也是不可推测
与预见的这一一贯到底的明确事实是否
仍是由于受到了历来风向的不明与
新的悲伤与空气湿度较低的影响？（它们不可能真正缠绕
在一起的原因又是什么？）而不是
从未出现像现在这样
在陷入彻底从内部的因素中
脱落的情况下
让一条河水静静地处在
两条堤岸之间，没有
多出任何一种可浪费的有价值的
既是阶段性催人奋进的又带有
画面感觉的余量作为用来
继续把一件潮湿的事物
推进天空的空荡但
必定也是纯粹的燃料。

田野上的茅房

现在，它在风景中烧起的烟雾
在不断向它自身靠拢，
一直到天地的寂静
把它们全部收没在时间的桎梏中。
那些过去的已成为不可恢复的数据。
裴*走过来，抚摩着我的脑壳
沉默不说话。但我真的知道她
是保护我的唯一神。

*裴：在长期缺乏坚固信仰的村民中，裴是晚近崛起的另类。她信她的主。即耶和华裴的神。她信。耶和华，裴的上帝，她开始信后就一直信着。凡神说的，她都一一遵循。在村里那些长期怠慢信仰且多数封建迷信的村民在路边放射出异样的目光、坑屎鸟跳上树梢唱起歌声、小溪发起浑浊大水、大部分青年外出去打工的日子里，裴从未动摇对神的信念。穿素色的着装，不吃带血的污秽的肉，不与人争吵，也不同他们一起沉沦。每一次出门，她行走自己的道路上。因为她一直遵循

耶和華她的神，她的上帝的話。她為他活着。這個信念從她開始信她的上帝即耶和華她的神後從未有過一厘一毫動搖。每一天，裴感到充滿。每一天不管下雨刮風，陽光明亮還是多么不好的天氣，她都感到被神充滿而輕盈，她知道。裴是幹淨的。她身上的罪已經被洗去，按照神的指示，她已經對它們做了懺悔。她是誠實的。在村里那些人無緣無故對她嘲諷、那些人總是拿她開玩笑、那些墮落的人偷偷在背後數落她的日子裡，她每一天都在對她所犯下的每一種罪惡進行懺悔。她是真誠的。因為她對耶和華她的神在懺悔。她得到赦免。這讓她感到輕鬆並充盈。她的那些疾病從身上被一一請出去。她得到上帝她的神耶和華的恩典。她是知道的。她對每一天都被神充滿的感覺總是感到滿足而眩暈。她端着盆出門去小溪裡洗衣裳，總是走在自己那邊的道路，不與他們翻臉。她提着馬桶去田野裡澆灌莊稼時，也是走在自己那邊的道路上的。因為這是神告訴她的。走自己的路，神就會賜福與你。裴對此一直是信的。無條件的深信着。因為裴她自己是知道的，在她開始信耶和華她的神上帝起，她一直是誠實地信着並從未動搖。她知道，一旦有一厘一毫的鬆動，她就會像一個只有一副骨架的馬匹那樣垮掉。這是會發生的，她非常知道這一點。她因此無論那些人他們與她們總在無端嘲笑她，覬覦她，在背後對她狠狠地吐口水的無聊日子，裴沒有哪一刻不是在相信她的信念是真實的，堅固的。因為她每一天每一時刻都在感到充滿。充滿而輕盈，她知

道她与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知识没有基础。裴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也是她的 神耶和华上帝亲自告诉她的，在她忏悔或祈祷时。她有一次丈夫出门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她一个人跪在那个挂在墙壁上的十字架前面不停祷告时，她就听见了。那是她在开始信 神，她的主耶和华上帝后的第二天，换上朴素的衣裳，手指交叉成拳，她朝着虚空但她相信实际在那里的 神进行忏悔，并祈祷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眩晕。

更详细的蓝色手套

一种诉求持续占据桌面的那个角
用来对一个事件进行拆解，以便挑选出
他认为可以谈论的废话。兔子
没有出现。在一个如此重复的日子，
一双蓝色的手。天气阴冷
只能是局部的表现：一种在世的，
顺畅的记忆流动缓缓展开，而没有
词语，也只能是词语在跟进。
但存在另外的想法表明
以往训练时留下的痕迹并不在
那里（哪里？）。比如，要如何让
这种停在屋顶上的颜色过去？
紧接着的是一门新的学科。
考察它需要的那些动植物学知识

还没来得及掌握，而常规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最后只会是不鸟鸟之。

那之后，一头鸟被迫飞过那道分水岭进入不一样的雾。就是这些因素，感知的切换，一直在帮助我们转变，寻找以及自我辩护

“吉米，把牛奶喝掉！”

然而实际上，它并没有绑住意义的那根线索，也就不存在鸟的缺失与遗憾，甚至后悔。

事物总是在有所分别中到来，这正是它们生成与消失的机制
秋天过后，一个人学会了使用手段，把一根捡起的树枝反复丢在地上。

以这个过程表达他想要的

一切内容：洋葱、忽、一头捻，对整体历史的虚无关照，或对当下现实的轻判什么的。

这里涉及到的每一种指向

都是空无。空与无，

它们谁又是谁的原型？同时又

依靠什么产生对立的情绪？

对于一头空鸟，术语是一种烦躁的东西。

他提着脚步走过去视察。房门关着，

（戴着手套）他站在门外听，以为那也是

一种对父子关系的接近。
一个不可描述的现场，只能记录。
他描述这种记录，或反之。
他是随意的。包括他的“看见”
在不同的地方反复通过同一个猫眼
有时，我们注意不到最坏的情况
已经发生，汲取它们
并成为一种危害极大的共同的瘾头
在脑汁水中震荡，勾引出那条
来自自然需求的虫
它在上升，不可抛弃。
所有事情快速同时无时不在发生，
它们脆弱，平等，无限延长的同时
惊恐的鸟群大范围射过天空。
疲劳的云暴露出它的疲劳，墙立着不动
一个中心在无序的思想活动下散开
它本来就是乌有，无论光线如何照射
没有反应，一个需要和解的时刻因它到来
赶走停在膝盖上的这只无头苍蝇。
在这以前，它只有一种可能
得到长久的休息。那就是
它黑暗，但从务实的角度而言
它不算是一种有趣的物质，或一个农盲。
我们一直以来希望通过（让群众
看得见、找得到）简单的方式，

去理解它们的想法。但这些事情总在落空
他不再接收任何信号。天空此时
已由阴转为落雨。
事实是，在写作中
我们知道存在无形甜蜜的悟
它确实不指向任何东西

自然

是包括，也被包括在内。正式进入深秋后，
这些躺在地里的草木。

正式进入深秋后，不用抬头，那始终在天空上的无尽空荡，无法言说的同一性。在正式进入深秋后。

一个人暂停在世上如此潦草。

歌声在唱什么？

不知道这次乡试又会是哪样的结局。

再见，本垒打

鸽子在屋顶上散步的早晨，他是怎么做到的。那种欣喜，在起风后到来，船帆升起。不足的地方是他忘了穿上这天的袜子，一个站在岸边人，在另一片我们不知道的天空，鸟收窄了它的领空。射落它的声音只能来自那根金黄的弓弦，他想（也许去厨房烧水是他的一个选项）。不用过多去考虑，它们，以及它们与他们，一定在彼此丰富。因为使用同样的邮寄地址、方言、口号、地图集这些常见而好用的东西。在船头拨开水面时，他试了试。发现刚才还在那里的人，这时已经走远了。

街霸

脑垂体晃荡，年轻的高中生拖着影子
穿过操场上的矮树丛，
那种破了洞的牛仔裤正在
街上时兴起来的年代。鱼是经常
被忽略的因素。

他在行使一个危险闷热的行为
想起一些无害东西
是必要的，一种什么东西？
也许是一种支配生命的权力。因为理由是
脚底板踩着的那对风火轮
烧得实在他妈的太旺
附近的一切相当的异常。风是宽敞的，

虱子在人群中穿梭，
胃紧得像拧过头的闹钟，烈士
或印刷厂，一切迎面而来的
也是正在过去的。
旁鹜又是一种什么鸟？
似乎并不足以用来笼统地概括
一次午餐后的外出活动。

愿裴身体无恙。愿这年的庄稼获得应有的收成。愿木桥不被再次冲垮。愿玄谈庙里的菩萨少说话，沉默即可。愿这些赖在这里的泥燕飞回南方去，要快！愿明天无须到来，或尽量来迟些。

愿闷着的那张牌仍是一张方片三。愿开始就是结束，它会结束。愿没有结束。愿一团电子始终处于稳定状态。愿一个人的脑汁水平静如秋天的湖面，愿他在历史中得到休息，愿他毛糙、严格，出淤泥。十月末，愿那个和尚继续躺在沟渠里（我去探视了，他在）。愿云只是云，而不是我。我有实际的重量，一直是这样的。愿具体的虚无胜过虚无的自由。

云的一般性生产活动

云，先是我们
接着，是我
我接着我们
到来
我伸出手，打开
这只手掌
有问题吗？
没有
我在写作。接着，
才是云

我们在远处（什么，以及为什么）
是先来的。
接着，
我也来
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写。
撸起袖子，

我们写下一个词语：

一朵云。

我们写它的

自由

与愉悦。困难

与其它。

一朵云困难

来自空荡的天空的

一朵云我们

写它。

而不是要杀死它，

再搞乱——

有那么多习惯，

为什么单单就是这一种？

毕竟我们是先来的

接着，

才是我

就这样，我们

迷迷糊糊地开始

并写作。

从一朵云

开始，以及

它一定困难。

它毕竟云，一个词语
一种干扰与一个天空与
空荡中的一个事实。
我们有时会在不好的时代里
碰到一个词语：
它像云，
又不是云。简直
岂有此理

那它是什么？
这是运道问题。因为先是
我们抬起头，
望着
这种困难（或习惯）
接着，我也把
低垂在书桌上的头抬起，
同样望着

空荡的天空中
有且仅有的这一朵云。

一朵也许
乌云抑或白云的云，
都行。它都简洁
且沉重

我空望着，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写作毕竟自由、
愉悦，
它不是我的问题
不应该是

我是后来的
是接着我们才到来
我来，
接着来到阳台上
坐下写
带着问题
与困难（它们
同样空荡）
我是跟着一朵云来
还是相反？我来，
云也跟着来

我不知道，
忘了。
我又不是云。
我只是
在写
（从烟盒里取出一支，

把它搁在烟缸上)

写一朵云。

我们都是。

我们，云和我
有时（碰上运气或时代
两样都不好）实在
难以区分

因此，我通常殿后，

让它先来。

（并且，
不为什么）

云与我们都是先来的
至少，在我们来时，云：
假设它只有一朵
已经停在
那空荡（而重复，
最近我总是这样）的天空中，
仿佛为了一种写作
停着。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并且
去写。

我们先写

一朵云停在空中假设不动，
以及它的理由。

接着，
我们返回
去寻找写它的理由。
是什么？
与云无关。

只能是写作的
自由
与愉悦

否则我们（秋天，
穷人们
一个接着一个
昏倒在路上）
又在写什么？
又是为了什么在写
我们
又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我有时来得晚，
朝我们

小跑过去
东西带来了吗？我们说

我们望着天空。
那里，
什么都没有
是空的。全空，
只剩一种很好的
空荡
荡在空中

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知道。
云！
妈的，我们其中一个说道
也许是因为那里
确实没有云
也许因为
她有限
她说起话来
好像有两张以上的
嘴巴

云什么？
我不是云。

这时，我又感到困难。

难道我们的

阶级差异

有那么巨大吗？

我是来写作的。且

也只是稍微

来晚了

那么一会

我翻开手掌，

仔细检查它错综的

纹路。

它不复杂

与一朵停在空中的云比较，

它只是看着

枯燥而

远非困难。也是，

云毕竟自由

愉悦

两者绝不可分裂。

但主要还是困难。

以及，也许还有些其它

（简洁与沉重）。

但是次要的，
在写作中大可忽略。

我说，
我先走了。

我是来写作的，
不是来研究什么
鸟的云。
我说

对于我们的写作，
我实在只能找出这
一个理由：
像云，
又不是云，
仿佛云。

我没说，
它是一种困难。接着，
我抬起头
中午，完全空荡的天空中
没有云
哪怕强制。
我尊重这个事实，

没有把它
转化为
一个词语。

是日东荆河垂钓归作十一行

荒谬的是人
用一根树枝征服一出戏剧。
他收起想说的那些话，在一个傍晚
使用直觉判断它的形状
只能是一块压舱石，
由一个忽明忽灭的尼姑抱着。
或许到了放手的时候
不知道。事后，
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儿冷却。
事件总体上过于离奇，
但似乎也很正常。

第七章

去掉格式。

我真傻。裴说，真的，我明知道冬天终究会来和尚迟早会发神经母鸡总归会停止下蛋，却不知道它们已经是这样。我怎么就不明白呢，脑子不清爽啦。裴望着一个从天空高头飘落的灰尘说。自言自语道。

这天十月初六，村里来了几个走穴的小伙子。他们在大队社屋的舞台上胡蹦乱跳，喊着，大家好，各位乡亲父老，我们是狗腿子乐队，明天只吃一顿屎。音乐摧枯拉朽，其中一个顺势倒在台面上，在即兴表演如何抽搐。裴觉得闹心，还不如去洗衣裳。

裴在小溪清澈的水流里浣洗衣裳，时不时抬头望一下远处的天空。一部波音机在缓慢移动。

吐舌头表演

那穿过丘陵的东西是一群鸟类，
变换的气候与用法
反映出它们不详的含义。
鸟死他乡，一株树木有时因厌恶一片树林
而单独长在路边。以一种不客气的方式
更详细的说明需要他用舌头来演绎。
从一个超长的视角来看，一座庙
意味着一个真理的固定位置
从那里延伸出来道路，
并且没人知道它通往哪儿。
我们停在中间，左右两边都是水草、
广告。在母牛扫荡着它的尾巴
漫步在机耕路上、年轻的道士还没到达、文明
冒起烟雾、太阳照亮
邻居家屋顶的一个早晨，一个女儿
在密集击打那部钢琴。无法解开，
或关闭的一颗已经枯燥的心

新秩序下的应急反应

昨天夜头时的梦现在正疾速忘记。抓住一根羽毛，我稍微至的还能寻回它飘荡着的那个画面。不确定那是不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的冬天。可感知的气息、色彩与冷暖一概模糊不清。已经失去事物的边界。只有这一根确定是鸟毛的东西，它的细节也在中午的光线下被附近的信息干扰，覆盖与抹去。继续过下去这种收租的日子恐怕已不现实。

在村头小歇

二十一除以一点五是七。同理，二十一除以三点五是六。两者相加正好等于一个错误的整数。

这是急着下水的一头雄鹅。

它下水后，岸上只剩下一头鹅且数量为零。

整体感总给人慰藉。无疑是一种解药，一种发霉的风景的逝去。是一种无损的，无后续的以及必定也是冷冷淡淡的无情。

这阵卷起尘土的风也是。乡村一派萧条，从他的装扮看，齐达内这是又要去山里捕蛇了。他不是中风了吗。实在看不出来。可是道理他又怎么可能不懂呢，但在内心里他就是做不到。就这么一天天的糊弄过去。谁都不愿意去成长。以及——我懒得再去计算。但这就是为什么，周遭事物皆令我反常的原因。我始终知道。

直接而无用

饮水。吸完全部五支烟雾。想一通
树林中的一株树木。树不会思想，
要利用什么去思想它？让它产生动作。
一株树林中的随便什么树木，连同

它在地理与历史与现实中的概念，一起被
连根拔起，丢在路边。

要么它只能是一种比喻。

这是否合乎（谁的）道义？美，以及

鸟的万物守恒。“通常，只有百分
之1到8的人口会参加革命。”

而我是个植物主义者，在十月末

为了形式符合价值观的需要，也可以

转变成香火主义。空坐在阳台不动，
闷着那把快要烂掉的火焰，享受活该。

“眼见残暴的时光与腐朽同谋，”顺便把
这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移到废纸篓。

华盛顿邮报

在历史小镇萨勒姆

（在那里，巫术是一门大生意。）

一个旅行者经受万圣节躁狂，

并且无意中发现一个超脱尘世的

变种供品。当然，接下来的感恩节

也非常关键。在这里提供的一些经典

即兴技巧，可以帮助你

重新构建装饰方面的想象。

野蛮人在乡间活动

在这个三相插线板接近报废、秋日里照射在田埂上的光线乏善可陈、狐狸是一种陌生动物、裴动摇她的信仰仿佛又在犹豫要不要去玄谈庙烧香、溪水倒流、小孩们总是摔破饭碗、上村头的柴狗不知道又死去哪里交配、风不像风、雨要下不下、尼姑们在走去前线路上纷纷昏厥——似乎她们的脑汁水得了什么疑难杂症、鸡从早晨开始起就在攻击那株大香樟树、你穿行在带倒刺的空气中是准备去哪儿？猫儿翻过一面修葺中的泥墙、猪与思想一同鸟无踪迹、方圆十路内的菩萨一个接一个金身剥落、道德与法律还不如一把杂草、山岗上忽然冒气青烟遮蔽天空、而天空的空荡眼见着也正在被鸟群污染、诗歌

它的数字与通俗化仍未完成、一头鸬鹚它想倒插在路上就倒插在路上谁会鸟的在乎、在高速公路上出卖灵魂、桶装方便面与纯净的水、与坏邻居相伴得到的启示普遍疲软、午餐吃点

饼干碎、一座巨大的鲸鱼在寺庙附近游荡（它接替了一个要饭的和龙的任务，从上个礼拜二起）、但是它们获得了同情、理解、风格与安慰（但实际上它晦涩但又是如此深刻）、他们在敲锣打鼓但不是在送葬、或者说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缺乏推理（除此以外，我不相信任何事情）、武装是必要的、石油、水、闪电、念佛等等是必须的、反之，凝视也是、也就是说裴得的可能是厌食症？佃农一切正常、石头发出它们是谁、来自哪里的指令、它们的燃点又是多少、照妖镜失灵、依次类推还是这个女人停在树下反复数钞票纸（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宇宙的基本单位并不是人什么的、要回顾的事物与现状并不算繁杂的任意一个下午。

狗

等同于自身的和尚
一个巨大而模糊的概念
完美的贬值
幽灵笼罩在优质客户的脑壳上方
海面上漂着火锅
部队悄悄撤离村子
红色手护拖拉机抛锚在路边
鸬鹚的喙
叼起一个漫长的无理数
礼拜二，穿上最爱的雨鞋
裴出门理发去了

星期三

它是一个早晨的鸟
歇在树枝
提供给经过它们的人
一种放心或平常，或只是乱中
求败的集合感。你的早餐
也有面包和牛奶吗？
我们知道真神
拒绝显示真身的原因，
直觉拥有完全的意义。
在这里，他们在商榷后一致认为
混乱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上午，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一个杯子。以及，一个被摆放在桌上
形成的一种动作它现在。一个安静而不动
静止的动作反复形成。以独自
训练的方式的一个杯子
在被摆放在这桌上后它展开一种
可被理解为不含情绪的漫游，一种
不偏离轨道的运动的中性表达。是无时
不在反复的。一个这个杯子，
在它形而上的表达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安静
一种神话一种迟疑，是只属于这一个
上午的，这一个立在桌上的杯子。
端起它？不，一个杯子能端起它什么呢
只能是杯子的部分，而不是

它的全部。这一个杯子，先是被人
（随便地）摆在桌上，接着，在一种
独自形成的安静中它反复开始这一种动作
用来解释一种不断朝静止倾向的
一个过程，一种自身的规定。
是漫长的，无期的
无法观察自身属性的一种静物。
在排除它作为一件容器的作用后，
在无疑也在光线照射的黑暗中，并现在。
以上，就像双方都宣布获得了胜利。

通用语境

顿悟中，望着这份早餐。
随地球超速转动，一个悲观者有限
她的中指，以及作为一个勺子的
符号，与具有的同等功能：
这种语法上没错的东西并没带来
实际的好处。存在跟一头下潜的鸬鹚永远
的错位而不可能有情感交叉，
在对一个站在更高处的人的思想中，
看见这些灾难。现在，一并六祖失传
已久的衣钵，在一场恶作剧中
烧起词语的蓝色大火。
运气好的话，也许会缓缓想起虎
曾是一种被严格定义的事物

大香樟树记

那是父亲在大约六十年前，在村口种下的一株树木。那时，它们都还小。是一个从远处走来的尼姑，把这株树苗交到他的手上。

“她说什么了吗？”我问。

“应该没有说什么。”父亲说。

“那她长什么样子？有没有留下什么暗示，后来有没有再见过。又或者它恐怕是你夜梦里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是这种可能呢。再说了，那年头兵荒马乱的，哪里来得尼姑道士。她们穷得连裤子都没有，哪有力气来世上修行，受戒。她长头发吗，还是戴着帽子看起来样子……”我就这么不停唠叨，又不像是群追到底，反倒是更像在自言自语。

我们在下象棋。中场休息，各自磕着桌上的瓜子壳。

“年头太久，忘记了。”望着天空，他说。并且缓缓想起他的发现说，“真是奇怪啊，天空怎么会这么空呢。”

彻底的高尔夫球手

从一只茶杯上
拧下那颗不锈钢螺丝，中途
也想点别的。

十一月二日于长河垂钓归作

明亮的这一天与过去的这一天，划定它可用的区间，在明显带有叙述障碍物的缩略图上滑动，指出一只棕兔逃窜的路线，在尽头处，加入那个缝制在衣袖中的摩登小丑的过于粗暴的游戏，稍后，因为语法上的后置，你确定需要削减所有那些不必要的行动：从河里捞起一个水花，丢给路边狗一条新鲜的鱼，在沉思中抛掉命的高度紧张，穿过锁孔，实际回到家中。

山 .jpeg

从平面上凸起一只船帆，它的
可能性存储在缺少风与光线的信息中。
在它没有厚度的反面，
想象两种彼此垂直的颜色
交汇成一头灰暗的猪的轮廓，并根据她
每一天出门散步时的心情（否则呢？）
反复去调整这些组合。
从这里斜着看过去，山中应该有鸟在鸣叫。
仿佛愉悦是它最后获取的结论

窗帘

与耐心有关，要考虑的
只能是一种开门见山的东西。
借助这一片蓬松的光
从这种墨绿色出发，
利用各种预设，便可以随意通向
一些无须与此刻同步的地方。
但他不会离开这一张床，
这个位置。即使伴随
整个上午的背景音
如同一个游荡在湿雾迷漫的房间中的
马匹，一个回荡在幽暗山坳的

无形状物种没有离去，
他也不认为他会脱离现实中
这个特定的人。
是因为无论多宽泛的怀疑，
（为什么它总是收缩，而不是
在扩张？）他们必定在同一个模式中。
一种他知道，但不可能理解的真实
不在这里。过去和未来都已经相当模糊。
处在始终滑动的中间，
长久凝视这个可不停修改的结尾，
他有必要去发明一个新刻度。

轻功

它把所有感觉集中在点上，
没有部分。如果是一株树木，
它当然枝叶繁茂，悬浮在封闭中。
换成我，那它只能是一种光线
无法入侵的无限内循环：
我是这么一种东西它与我完全重叠。
一起制造内部、孤独与坏念头，
是我们的单数表达，在无穷个点
构成的那根线条上上下下震荡的虚线。
黑暗是我们的朋友、包间、空气、
海洋、形容词、镜子、归宿，
我，以及我的复数反过来是它的外沿、
是对立、明亮，暂时的一种形式。
如果可以自定义，我们说，我当然
仍是一头在吸吮雨露的狒狒。

农夫与蛇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
不再返回总是错误。

以前的日子总是可有可无。

以前总是在以前。

以前就是故事。

是历史。

不可悔改。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历史也是。

有什么办法呢，在历史上以前的日子总是这样的，昏昏沉沉，仿佛翘着脚一路走来的农夫仿佛丢失了他的蛇。

因为以前给他一种感觉以前的历史总是昏昏沉沉荒芜仿佛一阵阴影过去了，总给人一种可有可无的故事感。

以前是这样的。

在冬季，或夏天。

给无论人还是农夫一种总是这样的那种感叹，一种总是昏沉总是荒芜的感叹并且以前总是在遥远而漫长的以前过去了不再返回是真的

不再返回是永远不可能的并且直到永远，农夫感叹道。

农夫，以及以前。

以及一片薄饼。

（坐在阳光下）农夫感叹以前的日子一去不还。但又有什么呢，既然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次返回他或它又有什么可值得感叹的呢，农夫感叹道。

感叹总是故事性的，总是相似的。

总是相似与不可悔改。

总是仿佛置身于历史中的一个人无论他是农夫还是蛇，它们莫不是如此彼此感叹道。

唯有感叹。

农夫感叹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总是那么昏沉冗长荒芜的日子一去不复还，不再返回，他昏昏沉沉走在路上边走边感叹，仿佛天快要塌下来似的。

那是在以前。

没有具体定语的以前。

这给人感觉以前总是非常昏沉。因为缺少定语，以前总是给人一种感觉是荒芜的，也许漫长而遥远，仿佛天空就要塌下来似的的感觉。

以前的日子都已经过去。

以前在过去或已经过去的日子或只是在以前那些日子都过去了。

那些昏沉而必定荒芜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必定昏沉而荒芜是因为它们无非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些日子。

是可有可无的，在总体上。

是不管它们可有可无都已经过去了的日子。

历史上也是。

但历史需要故事的缓冲。

以前，一个农夫在路边发现一个快死的蛇。他把蛇弄回家。蛇苏醒后，把正在睡觉的农夫给咬毒死了，回到自然界。

以前给人的感觉总是这样。

因为以前就是历史。

就是故事。

烟雾或其它。

而历史总是在故事化，可有可无。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可能有也可以没有，无。

因为以前的那些过去了的日子它们总是昏沉与荒芜，因为总是一直是从来都是这样的同样的昏沉而荒芜总体上无所区别，这点上就连农夫也不会否认。

很久以前，农夫赶集完回村。

在路上他看见一个快死的蛇快要死了奄奄一息一副正在断气的样子。

以前的农夫总是昏沉而荒芜或昏沉或荒芜。

望着蛇。

且不为什么。

意识水平总是处在历史最低水位。

以前的日子总是一直是从来都是昏沉，以前的农夫想，正好，晚餐还没着落呢。

那是在很久以前的那个以前，一个以前的农夫昏沉或荒芜。

农夫把蛇打死，带回了村。

以前的农夫无论他昏沉抑或荒芜抑或两者皆是总是把在路上遇见的蛇打死带回家从不浪费。

一蛇两吃，还用蛇皮做了一根酷酷的蛇皮裤带。

以前的故事总是给人一种荒芜但历史水位超低的农夫感。

拓荒感。

但主要是昏沉的感觉。

以前，以及农夫它们总是这样。

昏昏沉沉，晃荡，不是下雪，就是在阳光暴满但总是昏沉荒芜过去了不再返回的时空。

以前大，广泛，在时空中昏沉而荒芜。

以前雪总是下得很大。

农夫总是慢吞吞在路上走动，感觉世道昏昏沉沉，荒芜而冗长，总体上也就这么回事儿，实在也是没什么可吭哧吭哧劳作的。

天要塌了吗？农夫不免感叹道。

天总是要塌的。

农夫抬起头，望着。

他不禁感叹天总是要塌的，天或天空。

昏沉而荒芜的天空给农夫制造出一种空荡的感觉。那雪花暴满的天空。

以前，农夫总是感到一种实在的昏沉。

一种昏沉的农夫感。

从脚底板升起后涌入他的天灵盖。

在以前的日子，农夫总会感到残废。

且不是因为什么缘故。

总是这样。

但无缘无故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农夫总是会无缘无故地感到一切都是昏沉而荒芜但他总是知道这一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并不是因为他的一只脚坏了。

农夫总是不想知道这些。

他只是一个走在路上的本地农夫，他总是在想，凡事都是他自己的错。

以前，仿佛天空快要塌下来似的但总是没有。

农夫翘着脚在路上移动，一种昏沉而荒芜的现实感从脚底板升起。

他又遇见了这条蛇。

农夫总是在遇见这条蛇，无论历史中还是以前还是故事中它们总是在昏沉而荒芜的现实

感中不期而遇。

且不为什么。

因为农夫总是难免不会遇到蛇，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故事还是历史中它们总在相遇。

农夫叹了一口气之后勒紧了他的裤带。

以前，农夫有一跟好用的裤带。是用蛇皮材料制成的。长度与宽度，柔性与质感都非常合适，农夫非常满意这根裤带是非常好用的。他总是把它绑在腰上，打着容易解开的抽股结。

农夫有一根好用又酷的裤带他总是知道。

他非常知道这一点。

即使在昏沉的日子到来的时候。

在即使以前昏沉而荒芜的日子里，他始终拥有一根好用又酷的裤带这事确实让农夫感到一些欣慰。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而荒芜。

正在到来的日子也是。

甚至可有可无。

无论以前已经过去的那些日子抑或正在陆续抵达的日子。

但主要是昏沉，接着也荒芜。

总是这样两者同时发生并缺一不可。

农夫经常觉得他以前的那些日子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因它们荒芜或昏沉，并不是因为那种仿佛天塌下来但总是没有真塌下来的感觉，

都不是。

它们只是可有可无，农夫这么觉得。

所以只是感觉。

以前的日子总是不知所云地过去了。

以前的裤带质量也总是欠缺稳定，农夫为他拥有一根又酷质量又稳定的蛇皮裤带感到满意。

那是在以前，总是下雪的以前，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从一条蛇身上剥下的皮晾干后制作成一根裤带，长度和宽度和柔和度以及手摸上去的质感都相当令农夫满意。

农夫总是喜欢这根裤带的理由他一直没有找到。

当他喜欢这根裤带时农夫感觉以前的日子尽管荒芜或昏沉，但总算也有一些欣慰。但这只是喜欢的结果而非原因。

农夫总是不想知道。

他总是不想知道这些，因为知道它们总是会很麻烦，总是需要去不停思想它们不停地去思想它们或其它一些别的。

农夫叹了一口气后望着蛇。

并且忘了为什么叹气。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叹这么一口长气农夫没有意识到这点。

农夫他总是这样，总是在忘记一些事情那

些不好的事情或错误的事情他难免忘记。

蛇总是假装睡着，想乘机攻击农夫。

这是蛇的一般属性决定的。

而不论在以前还是正在持续到来的日子，农夫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望着蛇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并且总是不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忘记的缘故。

但不能总是因为忘记而没有悔改，农夫不知道。

他总是这样，农夫总是这样忘了为什么叹气并且总在感到附近的昏沉和些许荒芜冒烟的那种感觉。

农夫在路上昏昏沉沉总是走着（朝回村的方向）。

那是在以前一个下雪的日子，天空中飘着一些昏沉的大雪花。

以前，以及以前。

或总是在以前。

以前，蛇通常也是通灵的，可以与人对话。

那天的天空没有塌下来是以前的一个日子，荒芜而天空仿佛要塌下来似的但始终没有，农夫与蛇总是在路上在这种时候奇迹般相遇。

它们总是必然相遇。

无论偶然，抑或必然。相遇后，它们必然

已然相遇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故。

历史是由故事与事故一起组成的，在以前。

但无论以前还是历史中，无非都是故事。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不再
返回但故事就是故事永远是。

即便在持续抵达的日子。

农夫与蛇的故事在很久非常久以前就有，
这一点上，农夫与蛇总是都是知道的。

是一个昏沉又荒芜的故事总体上它们都非常
知道这一点，与历史非常接近，因此。

蛇总是问农夫道：农夫，你怎么总是这么
消沉，有什么伤心事吗。

算了罢，总是这样。

农夫叹了一口气回道。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在一片荒芜中昏
昏沉沉展开但故事就是故事永远是。对农夫与
蛇来说他们总是在同一个故事中，在同样的历
史中总是不可悔改。

是无法避免的，这一切。

这点上，农夫与蛇无非都是知道的。它们
都知道农夫与蛇的故事总是农夫与蛇的那个故
事，因此当故事在历史中继续反复重复发生他
们也就觉得一切无非都是可有可无的，不免让
人或蛇感叹。

蛇总是跟着农夫也不免叹了一口气。

蛇总是没有选择，它的败坏是诚实的。

叹气也是。

蛇总是叹气叹那种长长的长气比它的蛇身还要来的长一些。

因为蛇的历史总归比农夫的要来得长些。

以前，在天空下起昏沉大雪的日子里，蛇与农夫总是在路边上叹气。

且总是不为什么。

无缘无故地。

也许是以前的日子无论下雪抑或阳光暴满的好天气无非都是以前已经过去了不再返回的日子是可有可无的寥落的抑或其它，因此。

从这个意义而言，农夫与蛇总是一对相似的好朋友。因共同的荒芜和昏沉他们始终在一起。

而无须悔改。

因此以前的日子虽昏沉或荒芜但就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吗，值得蛇或农夫去发出长长地感叹，叹息。

其中，蛇只能是对农夫的强调。

因为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还，清明时节，农夫缓缓在路上走着，欲断魂。

在以前的日子昏沉而荒芜的农夫缓缓走在路上这总让他感到断了魂魄。

魂魄是农夫的驱动力，农夫昏昏沉沉被它推动（朝回村的方向）。

农夫从集市出来，一边走一边走在回村的路上感到昏沉但主要是荒芜。

总是这样，他必然遇见停在路边正在叹气的蛇。

农夫停下，望着路边的蛇。

仿佛望着一件丢失已久的东西他不记得了。

蛇见状，总是连忙安慰农夫说，其实我是一条蛇精。

说完，她化身为一个女人。

从此农夫和蛇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以前的日子总体上昏沉而荒芜但总也有几天幸福的日子。

短暂且可有可无。

直到有一天天空昏昏沉沉，雪要下不下，仿佛以前那些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农夫对蛇说，其实我也是蛇变的。

这也可理解。

以前的日子昏沉，甚至荒芜，故事总是不知所云。

农夫和蛇总是在不知所云的故事中活动，总是昏沉并且荒芜。农夫自从上次被蛇咬毒后侥幸活了过来，同时也忘了许多事。

他的记性变得很差。

以前的日子很快过去，包括那些昏沉的荒芜的幸福的日子一并很快过后不再返回。以前

已经成为历史，成为故事。

以前有一天一个阳光暴满的日子农夫闲着没事去附近医院核酸，找了一块草皮坐着。

感觉天黑乎乎的快要塌下来但总是没有。

蛇呢？农夫想。

他的旁边正好有一条菜花蛇昏昏沉沉游过。

总是这样。妈的，这些东西看着怎么都是病怏怏的。农夫想。总是仿佛想起了什么却又没什么。

在历史上，农夫总是感到似曾相识。

望着蛇农夫总是不知道怎么办。

他忘了。

以前，农夫在回村路上想起自己原来是一个农夫，连忙跑回家春耕去了。又或者：吸取教训后的农夫变得郁郁寡欢，世上还有什么好东西吗，他想。

以前，农夫总是在想一些他已经忘掉的而不是昏沉而荒芜的不知所云的那些。

都想来害我，我又不是什么独裁者，农夫而已。他自然而然想起他的被害妄想症。

农夫不想知道但总在想起这些那些，包括它们总是昏沉而荒芜且似曾相识。

他总是忘了且不想知道这些或那些已经老早就忘掉的东西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们一直在始终在那里。

农夫的寡欢是有原因的。

但他总是在不想知道时昏昏沉沉想起它们。

就这样（无论在以前历史还是故事中）在回村路上，他又遇见了蛇。是必然的。

它是一支明显是从隔壁的村的菜园子跑出来的蛇，似曾相识。

你又跑来做什么？这又不是在以前。农夫问道。

或者只是在自己问自己。

以前，哪怕现在，蛇都离人很近。通灵的蛇听得懂人说话。

那是在以前。

即使现在，抑或还未来的未来。

它们总是昏沉而荒芜，蛇自然也是。

是吗，蛇说。你仔细想想，世上的好消息与坏消息是不是总是一样多。

以前，现在以及未来，故事总是永远是故事永远是相似的。

是一些过去发生了的未来也会继续重复发生的事。

以前，有什么样的未来就有什么样的过去。

也是因为故事。

农夫的弱点是他无法理解故事的逻辑。

因为没有。

因为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并且不可能

返回。并且主要是以前过去了的那些日子总是昏沉而荒芜仿佛没有。

就是这样的，以前抑或现在，乃至未来的这些昏沉而荒芜的日子都已经或正在或终将过去直到永远。

现在，一个茶杯摆在桌上。

在以前，农夫一天到晚劳作，吃得又烂。但是没关系，因为昏沉而荒芜反而自得其乐。

蛇觉得农夫实在可怜，总是游过去劝说农夫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最好入世，修身齐国治天下去。

艰难困苦不属于以前的一部分。

以前的日子总是粗暴但可有可无。

是昏沉的。

以前总是在以前，在一个怪圈中。

以前就是故事，总是。不单是，以前还是历史。是不可悔改的。

因为昏沉或荒芜无非是不可经验的悔改的那种生命体验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有了这些教训和经验，农夫思想蛇的教诲时觉得有意思，但仔细想，又觉得麻烦。

以前农夫不想这些。农夫的任务是照顾庄稼与牛马。

而以前，农夫往往没有牛马只有锄头。

所有的错都是自己的错不是吗，就这样蹲

在自家的田头里农夫想了两千五百个年头还没想完。

后来就开始大规模核酸了。

以前的日子来得快去得更快，一晃两千五百年转瞬即亡。

一盒烟就快吸完，农夫还在等。

在昏沉而荒芜的冗长旋律中。

等什么？他总是不知道。

农夫总是在等且面向未来。

等什么？他总是不知道。

并且等什么呢？农夫总是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总在等总在昏沉中仿佛在等却不知道在等的又是什么但一定面向未来农夫是知道的。

在既然在一个死循环中，那又有什么可等的呢。

除非总是一种空等。

在以前那些既昏沉又荒芜的日子农夫总是在等未来那些同样昏沉而荒芜的日子持续抵达。

这已成为他经验的一部分。

一种主题，以及一种易耗品。

在既然一个坏死的循环中那以前过去的那些日子又算什么呢，农夫想。这都二十一世纪了，再等，天就要完全黑了。

等是无限的。

而一个农夫的经验又极其有限。

丢下锄头，他快速爬上云梯，消失。

蛇呢？不知道。

以前的日子就这样不知所云地过去又返回又过去，可有可无。也昏沉，也荒芜仿佛也在返回。

是这样的。农夫被蛇活捉后，在牢笼里被关了起来。

以前的日子是一些已经过去了的日子。也不给吃的喝的，农夫就总是祈求蛇说，蛇，多少给点呀，饿好几天了。

以前，蛇对农夫的这种无端祈求是无视的冷漠的以及自然也是无情的。

以前的日子昏沉但荒芜但都是些过去了的日子，无论对蛇还是农夫都是一样的。无论农夫如何祈祷都是一样已经过去了而成为经验的一部分。

但农夫总是对蛇祈祷，哀求它，求蛇同情同情他。

那是在以前。

以前的昏沉而荒芜尤其适合祈祷。

蛇当然无论在以前还是历史中还是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屌农夫。

无论以前抑或未来蛇都在农夫的斜对面。无论如何祈求，蛇听不懂农夫的语言。

蛇无论以前还是其它时空蛇都是昏沉而荒芜地陷在它的游戏中。

不可返回。

这游戏同样昏沉而荒芜。或者，又有什么东西不是呢。一切皆昏沉，同时荒芜。无论在几天后又是几天，几天以后还是几天，农夫实在快要饿昏，干脆跪下来喊，蛇啊蛇，你狠毒，看在我曾对你有救命恩情的份上……

在以前，农夫作为一种经验的产物是不合格的。

后来仍旧是。

未来自然也会是一直是直到永远都是。是无法避免的诅咒。

这便是农夫的天然缺陷与特征。是不可悔改的弱点。

蛇游过去，在铁门上多加了两把银锁。

以前，有些日子很快过去了。

而有些日子过去得很快。

那是在不可悔改而昏沉的以前。

后来几乎也一样：又几天过去了，农夫昏昏沉沉已经没有说话的气力，他在地面上用手指头写了几句血字，上书：我是谁？我在哪儿？妈的，朝廷不要我了吗。

诸如此类云云。

可想而知，农夫是一种昏沉而荒芜中的历

史遗物。

蛇穿过铁栏，游过去用尾巴把字迹抹抹平，叹了一口气说：我是蛇，怎么听得懂人话呢。

依然还是这样。

与以前没有季节与气候上的一丝分别。与以前那些过去了的日子里缓慢形成的经验保持完整的一致。因此，我们说蛇是一种性格动物，并不以农夫意志为转移的冷血动物是一成不变的，从以前到未来直到永远都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

自从农夫断气后，蛇有些孤单。

一个蛇盘在树杈上。

望气，也修行。

以前的日子虽昏沉而荒芜，但已一去不可再返回，蛇总是感到孤单。

不远处，一个农夫昏昏沉沉走在道路上仿佛天要塌方似的。一个所有农夫中的一个他是。

以前，农夫在历史中的位置昏沉而荒芜但一直稳定。

蛇想着赶紧游过去伏击。

细想，又感觉不对。

这是一个新农夫，看着不是什么善类。一上来就会将蛇打死，煮了汤去喝。不行，蛇想。

蛇皮还能用来制成酷酷的裤带。

蛇不想。

它无须思想。

蛇研究农夫已经有几千年了，它已完全掌握农夫的德性。

蛇无须也没有思想的必要。

凡思想皆昏沉而荒芜。

蛇的思想是自发的，昏沉而荒芜，弥漫在大气中。

蛇继续望着空气。

大力吸收宇宙天地的雨露精华，不亦乐乎。

这天下雨。

下雨就下雨，没什么特别。以前的日子不下雪也下雨没什么特别，属于平常普通的一天。蛇感觉病恹恹的，昏沉而荒芜，疑心自己不是得了蛇精病。这时正好有一个同样昏沉的农夫路过。

蛇望气时顺便看了一眼天空，天空好好的，不像是要塌下来的样子完全不像。

也就是说无论以前还是未来的同一片天空。

蛇连忙跳出草丛，立在路中央。

农夫！蛇吐射着它猩红的信子打招呼说，去哪儿？

以前，农夫遇见蛇是一种必然的故事化行为。

以前的农夫昏沉而荒芜，这样他必然遇见蛇。

以前的农夫既然昏沉而荒芜那么蛇也一样，两者彼此相遇却不知道在相遇什么。

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可悔改的以前的那些昏沉而散乱的日子
在荒芜中快速过去。

农夫没说什么。

掏出菜刀，挥舞几下把蛇斩成了七段。

好快的刀法，好刀。

飞出一丈远的蛇头在滚动中说。

但这种景象最多也只是想想，农夫不敢，
缺失那种行为逻辑。

农夫是以前的日子荒芜同时昏沉的产物。

农夫他不知道。

没有这种经验他完全忘了。

在以前，在历史中他是一个昏沉而荒芜回
村去春耕的农夫。

以前的日子总是在以前。

一去不复还。

昏沉而荒芜但总归有那么几天幸福的让人
欣慰的日子农夫也忘记了。

在不可悔改的故事中望着他奇怪的举措不
知所以。农夫就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下与蛇相见
的，两者恨晚之极。

以前，以及以后，农夫与蛇一直是只能是
并永远是一对相互纠缠的好朋友。

仿佛历史已来到终点，往后不会再有历史
而只有循环没有悔改也不可阻挡走向不存在的

那个终点。

以前的日子虽然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总是错误。

以前的日子虽然说总是可有可无。

但那是以前的日子。

无须强调总是在以前。

而以前就是故事，是历史。

无法篡改。

以前的日子仿佛旧社会的天空总是昏沉，历史也是。空荡而荒芜，昏沉却出奇的明亮。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农夫与蛇停在路边，总归没有同归于尽，反倒是各自在怆然涕下。

这时，一个丫鬟从草丛里跳出来，举着手臂说，我支持你们。

农夫与蛇哭得更厉害了。

以前，农夫只能凭运气活着。

昏沉而继续荒芜。

而蛇。

蛇是蛇，不需要思想。

散步

十字路口的棕狗
用光了它的脑汁水的狗
晨跑者加速冲向她生命的终点
熟悉而叫不出名称的鸟儿
熟悉但不知其义的路边植物
来自超冷太空的阳光
失踪的旧王
他的瀑布
那块口袋里的硬糖

距离

我有时想去山顶
观察一头老鹰的想法
被我及时否定。我有时想去银行
要回我那些不存在的钱
和掉在柜台上那把闪耀着终极光芒的钥匙。
我明白我与我的关系不一般，
也许我们应该一起去点燃那堆篝火。
因为不稳定的距离会毁掉巨大的风格，
从海底火山喷射出大量废料
 污染天空、岛屿和正在孵蛋的鸟群。
我有时忘了要去投票，带着一把尺子
去中午的河边测量一头翘脚鹭鸶鸟
离岸的距离。在没有社会的雨季，
风停在附近不动，仿佛我是
一个比较危险的人

从系统中脱落的一个早晨

他打了一个呵欠。一个漂亮的中型长度的呵欠。漂亮的一次对这个早晨无害的攻击，在他从口腔通过嘴巴呼出一些烟雾时，他并没控制好这个呵欠。那些世上最新的气体一方面因呵欠被吸入另一方面又因吐出烟雾在呼出，但总体上还是顺利完成了这个稍有些冲突的动作，主要部分仍是一个呵欠。一个漂亮的不长不短在他看来有些突然但实属正常的一次特殊呼吸，他已经，不是，早餐后他还没去刷牙。他先是坐在阳台上，吸一支烟雾，空耗一阵。他没有及时去刷牙。他会去刷牙。他知道这一点，并且总是在饭后刷牙。在他去年掉了那个上排倒数第二个叫什么的牙齿后有意识地去提升他的刷牙习惯，并且总是在早餐后增加一次额外刷牙程序他需要。这对他来说是需要的。只是需要，有什么作用？他需要这个额外的清洁口腔牙齿清醒头脑的多余动作但是有什么正面的意义或作用谁知道呢，他只是这样去执行并觉得多少也不会大的坏处，只是一件准对口腔卫生的小

事，他又不是一个卫生专家，他只是根据经验或直觉这样去做了并且形成一个惯性行为。没觉得不好。他会去刷牙的，不用专门记住，他会想起。但这会儿他得在阳台的凳子上坐一会，吸一会烟雾，在早餐后优先完成这个任务或动作，这些事情已熟悉到无须计划而只要顺势执行即可，这一天会过去。他打了一个正确的呵欠，姿势和质量都非常正确、标准。接着，他拉开纱窗门走进房间。从房间另外的门走出房间，走进旁边房间。空停了一会，又走出房间。回到阳台上。继续打上几个呵欠。练习它们。有时是故意的。在整个远大于光锥所及范围和超多层级背景的衬托下，这些特殊的呼吸行为被他赋予了某种单独的观察与分析。在这个早晨，一切都在自动且蓬勃发生。实在也是无须人为的没有重量的那些任意但总时不时在脑壳内部晃荡而闪烁的见解，他想。

图钉

这是一首誊写在纸上
的诗，被一个小而光亮的图钉
固定在一个木框中。

重点在于
它的小而光亮。

旱地芦苇

我路过一丛植物
与中午投射在路边的它们的阴影，因为
这种短暂的时空交集
想起那片在东荆水边的水芦苇，
与一两个人：包括我在内，
都是右派落后分子（几乎同时）。

私塾教育

抓住猫，用手。

但不是用抓猫的手去抓住猫。不是这只手。
猫已翻过墙，碰倒了那根墙头上的草。在这里，
猫象征一种下午的困顿。草代表效率。

午夜高速

汉洪高速穿过一小座坟山的地方在我的窗外不远。

夜黑乎乎的，我去厕所吸烟雾。烟头火光微弱，窗沿两边对称摆着两瓶驱虫喷雾剂。人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总是在犯同样错误。总是在重复犯同样错误。总是重复在犯总是同样的错误。重复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同样的悲剧。总是在重复同样的恶。同样的恨。总是在重复，直到永远。如同长须鲸回到温暖海域。

凉亭

树叶是昨天落下的，这些树叶。
我们找到缺口与一些增量。
有那么多和尚各自朝向
它们共同筑起的虚无。
松鼠的窝通常搭在树枝分杈的地方，
但是现实又干净又温暖。

浇水

在始终在大气中。
在不知所终的难得盛世。
在又是一个十一月在
失去或流逝的
是些什么？鸟与方程
与害虫。诸如此类接着才是阳台。
接着是例行一些劳苦愁烦的
日常修补工作。

单峰

去除尘雾，并削减掉多余的部分
一只单峰骆驼。对沙漠与气候的不满
导致它很容易走进极端：
长久完整地待在房间里玩，
校正个别词语的形状与用法。
那些使人睡不着的因素也许无比鲜美，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活动可以
自行安排。无论情况会不会好转
统治夜晚的，不是这些持续涌进暗黑的
东西，它仍是这种独立于无边的静。

黑猫神与灭害灵

神和灵无色无味。没有形象，也无载体。它们有时附身在厕所窗台上的两只喷雾器中。因为静物，它们无法对话。只有偶尔朝对方乱喷一通，玩。在暴力与强制与恶成灾的年头，它们的实际用处并不大。

凉酷

用来形容面条，
官吏或鸟。
比如，活跃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
坑屎鸟，是一种
凉酷的自欺的
非凡
而总在阴暗处
出没的
系统性乡村
丧鸟。

浮漂

在风刮得跟狗似的河边，
检测智商。鱼群葬送在波浪中，下午
的瓢被一辆皮卡拖走
他们专注于烧野火这件事
是因为由于我的一时疏忽他们
不再是那些大的东西，
像一根代削的铅笔，或静立的能量。
成为万物中心的代价同时云在持续以放射状
朝各种方向移动，并且。在收竿前
没有发现孤立而令人称奇的事物

翠鸟的背影

今天风力达到每秒六米，阵风时最高十米。冬天已来临。在这种风速下，自然界如同刑场。脱落的树叶在空中乱飞。狗对着空气吠。我在阳台上。我的受刑时间很短，但还是坚持吸完一支烟雾。现在，我退回到房间。一个安静无风的居所。我感到幸运，有一个保证我安全，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或躺下休息的场所。我躺下。想起翠鸟。河边的那头翠鸟，我总在时不时想起它。有时是因为忽然叹气，有时是在饮水时。我想起它但毕竟不会怎么去想它。只是简单想一想。它停在一根什么样的树枝上。是那种倒拖柳树吗，还是从水草中凸起的卵石上。最好是柳树。它饿，这是肯定的。又或者它是否是一头成年的鸟。我从来没有确定它这点。它重要吗。也许罢，不知道。要是成年，多少能说明它始终停着不动，背对着我的样子也许是出于一种故意。敌意，或某种特殊的意味要是它确实如我所认为的是一头常见但

火气较大的鸟儿，我也只能遵循它的传统与习性。我知道它什么都好，是一头健全的鸟。只是有一点，我也只是从它背面的大致轮廓和斑斓丰富的毛色判断它是一头翠鸟的品种。我从没见到过它的正面。是不允许。每次，当我想绕过去看，它总在随着我移动的位置移动，我永远只能看到它的背影，就像月亮永远只向人们展现它的一个面。就像一个人站在河边，背对着我们。没人知道他是神。我不迷信。但这是长久以来的事实。我现在牙痛。但我的两条腿都是好的。我总在时不时因什么缘故会忽然想起鸟，翠鸟，而且是这头翠鸟。它从没变换。它也许长大了些。或许从来就没有。这不重要。它是一头成年翠鸟，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这种猜想。否则，我是说，这也不重要。甚至它是不是翠鸟无非也是无关要紧的。鸟而已。历来是可被反复替换的东西。真正神秘的是它的背影，永远背对着我的那种方式。它想做什么，以及我又在做什么。为什么是我，这个来自于脑壳的古怪印象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我不去研究。去思想、分析它，还是破坏它，这些我都没兴趣。而它只是在那里，偶尔出现。当我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它出现时它会出现。而我从没在实际中遇见过这种场景，没有见过这样的鸟。而且见过了又怎样，它们始终是不同的。我猜

它并不是鸟的形象，质地，或某种精神化身。要是——辨识的话我就要花费太多时间在这上面，我没兴趣。其次，我根本没有兴趣。事实上，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干扰。污染，或者鸟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矢量的。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肯定。它是一种可以随意放大缩小而不会对清晰度有任何影响的东西。猜想它是徒劳的。要是不停猜想它，我就会疲劳。我总是在前面。就像有时我会转过身，想看看自己的背影。这样我就会知道他在我前方出现时会是什么样子。换另一个办法似乎更简单。只要走进镜子内部，再把它反个面。

书桌上的圣经书

这天阴天，且有限。
天使熊与牙膏构成的集合
完胜一个粗人
与修行的佛人的对比
经过一个多月荒野旅行，
我回到家中那个熟悉的窗台前。
地图纸还粘在墙上，同样的
一个轮廓罩着我。我因此
在已切换了模式的动物园附近获取
旧的记忆：要去做的事情并不多，
仅限于在房间内走来走去。
它们在原先的位置上，积累灰尘：
奥哈拉，《美国》以及蓝石的诗歌集
挤压在它们中间的那个故事
依然坚硬，有效，在一个无须开灯的上午
拯救零散在桌面上的这些东西。
现在，我试着问自己一些老问题
A或B，斜的还是偏执的
我不再问问题。
我去写作。没有问题。

截屏

所有人都从水里冒出头来，讲述
那个在冷战时期的苏联笑话。
松鼠是多余的，一件发声装置
遭到历史性破坏。要肯定它的正确意义，
积极宣传当地的变化，要迅速捡起
丢在地上的树枝。一根裤带，
以及那件发霉的尼姑信物。最好去大街上
买些这星期要吃的鸡蛋。你搓揉着
但你真的能感受到这个膝盖吗？
一个暂时还算灵活的肢体部件没有痛，
是它在照顾你每天的工作。在很早以前，
冬天、在、正义，或无故发抖的鹤
是一些作用相近的词语，
畅通的贸易促进它们的消费。船队
行驶在比暗黑还要恐怖上百倍的海上，
几乎已贴近一种假性叙述。
而更古老的是至今仍是同一批散乱，
不断远离与向虚空推进的星星。

拼写与语法

听见门外重重的脚步声，走上楼梯，重得不一般。猜不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应该是小孩子，成年人哪有这样走路的。那是得有多大的愤恨。孩子就不同了，仿佛那也是一种玩。

这脚步朝我这层接近，没有来敲我的门。那一刻，我是有些担心的。但它继续往上层走去了。

直至听见一声沉闷的关铁门的声音。

濯足

从东边沿着那些诗人们像杜甫谢灵运李白他们前后游览过的天姥山一路拔山涉水走来的两个尼姑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回答她们，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她们问，你是属羊的吗。我回答她们不是。她们问我在那个十二月夜里出生时，夜空中是否有一个明亮的扫把星划过。我回答她们不知道。她们问玄谈庙怎么走。我告诉她们继续往东走两里路，你们会看见一座木桥，走过木桥，穿过一小片竹林和一间农机厂，玄谈庙就在厂房的后面。她们走了。

这两名尼姑是来报信的。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当地的方丈。我在溪流里洗脚指头里的污泥，忘了告诉她们方丈三天前已经外出化缘去了。

大学毕业

剩下的在一个纸壳里，
只有数字上有区别
的一些可燃物
在跟进。经过一段二十年
实际可能只有一根冰棍那么长的时光
聊天记录表明一切都在变换，扩散
过渡性的集体生活带来的便利
在世纪初已完全终结，犀牛
在有一天出现在图书馆
但是他们在台阶上一起拍了合照
没有留下建议，赠言之类——一个模糊的
女生学会了跳水，利用唯一的一次机会。
这是我们愿意说的黑话，因年轻
而缺乏经验。担忧的毛病都在那间绍兴路
出租房的阳台上，两个白痴
起开一瓶百威，捉头发上的虱子玩
只是有一个电话总是不通，迫使
一个人学会转折的技法。现在，
屏蔽掉这些信息，它还残余什么？
那之后，我的灵光正式熄灭
长出根须，在往下延伸时抓到
更多无用的知识。

很多人

有很多人在马路下方的那条水渠边上站着。这条在进入秋天时用了一些村里的劳力整修过的水渠，可以从小溪里引进流水，灌溉整个田畈上的庄稼。这会儿是秋冬时节，渠道干枯着，没有水。我拨开他们密集的腿脚，硬是挤进去了一个脑袋。是一个光头和尚躺在那儿。焚着戒疤的那种。身上穿一件带补丁的袍服，脖子上有一串红枣大小的念佛珠。我算了算，至少有三十颗。他仰躺在那儿，张开着嘴巴眼睛。两只手捧着的那个黑色的钵搁在当胸口上。嘴角持续流出一些白沫。像是没救了。跟瘫在他身旁的那只动物一样。那是一只像大雁那样的野鸟。有翅膀，与明显是鸟类才有的那种爪子。体型较大，近似鹅但显然不是。有人议论说，它们会不会是从天上掉落来的，以前从没见过这种光景。乱弹琴！一个内眷说道，这个一看就是天台那边的和尚。不是，捕蛇佬齐达内说，天台寺庙里的和尚怎么会有这么胖，他现在是在发羊癫疯。等一下就好了，他说。人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那头野鸟上面，他们弄不

灵清。即便平时去山丘打鸟打野猪的人也没见过这样的品种。实在有些稀奇，他说。不知道吃起来味道怎么样，他说。旁边的人怂恿他拿回去烧了吃。他连忙说晦气，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前世也不要吃，他说。说着，他把一只手臂举起，高高举在空气中。也有人猜测，这种鸟可能是老早就灭绝了的渡渡鸟，从澳大利亚那边飞来过冬的，或者被地球磁场干扰，乱飞来的。至少大小和喙嘴是像的，他说。说完，他也把手臂举起，空举着。反正各种神乎其神的说法都有。有几个乡干部闻讯也匆匆赶过来。我有时（世道乱糟糟的，发神经）早醒。天还没亮开，蒙蒙亮。我躺靠在床上饮水，也吸烟雾。也在心里面清算这一季要结给短工佃农的账目。听见窗外鸟儿的第一批叫声。也不知道是什么鸟，一声跟着一声，加入到这场黎明前的吵闹中。排除鸟的分类不说，它们有多少数量？不是一只，三四只，十只或一群呢。仿佛是没那么多的。不是很多。只能说不少。这些不少的鸟，以及肯定也有没有在鸣叫，停在树笼蓬里的那些鸟。

吹风机

一种能量通过改变它的形式
转化为一种福气，需求，领悟与
另一种能量。一只野兔子
无法利用机械创造出一个洞穴，
但可以在一个上午连续翻过好几个山岗。
是一种事件性的动物，一个野兔子
在长江以南的整个冬天需要的食草量
可能要远远超出一个人对当前历史的想象。
也许是去年，我们在旷野上，也许更早
在一个干旱天，那次会面
严重误导了我们急于做出的选项，
以及在伴随着缓缓降临的星辰中的
黄昏中的我们的咏叹。其次，
没有其次。它只能是一种妥协

当我在听音乐时

我喜欢把手肘
弯曲，让手掌的食指
与无名指
托起下巴那个部位，
小拇指搭在
嘴边上，
肘关节支在
离膝盖处
不远的大腿肌肉上，
这样随着我明显
能感觉到的
心脏跳动
带来的
力
可以通过
整只手臂的传输
作用在脑袋上
使之在脖颈
以上的地方
微微地
前后摆动。

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农具

现在都不需要了。像犁、锄头、筐，
扁担这些东西被当做旧物件收集起来，
搁置在虫子出没的墙角和木梁上
等着与村子一起败掉，最后在时光中解体
连同它们的伟大业绩和朴素用法，全部消失。
剩下几个世界上最悲惨的直立人在风中
再次捡起那些过气已久的思考：要去哪儿？
菩萨们怎么办？世界为什么是存在的
而不是空无一物？过完年还外出打工吗
从原始时代到一个树叶飘落，大陆的特点
无疑可归结为落后。地理与气候决定
一切理论，人是最佳自然演化工具。
导致结果只能是，

海平面被黑白无常抬高，佃农的狂欢将反
复到来。磨平被用烂了的有着巨大优势的私有
制的墓碑。考虑到他们对秩序的天然反感，在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16:56，一根手指本能地穿
过大量差异，指挥天空中那群雀鸟的交通。仿
佛画画。只是这样的结尾，在秋意的熏陶下很
难说令人满意。

来自亚洲的猪

驯服一个简单的错误，一株橘类植物，需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窄的义务，通过什么传导给我们？下游水草茂盛，旧有的冲突已无法避免。我们因此以新人的姿势立在无树大草原上的一个黄昏，狮子望着远处这群解放者，在落日的余辉中，回忆那个从没有见过的桔子。十万年，抑或永远？只不过是数字。

鲁隐公四年春

用德行，也用祸乱；
掀开泥土，同时也卷起风暴。
龙瘫痪在虚空中喘气；
从车上掉下的轮子沿着斜坡滚下去，
又好，又远。

甘霖镇

鸟群的意志使得山峦朝四周无规则连绵展开。云雾笼罩吉祥的地势。图腾的样式被设计成一头越鸟。通过对它的抽象，转化为文字单元的笔划。无法翻译的记号穿过历史漫长的黑暗，落在青石板上。它们的发音在小乌溪江两岸至今仍在流行。灌输给后代的思想表明，生殖欲望必须大于其它追求。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旧社会后。下雨是在经常发生的事件。

脂肪储存

她走过去。放下手里的杯子
杯子放在那个延伸至湖面的小平台上
出于某种原因，她站在那里没动
望着湖面，下降到最少

剥青豆

最近的未接电话来自格鲁吉亚，15:45分
现在，48分，已剥出大半盘。存储起光能，
复杂运输，必要的与它们无关的税收，
损耗下的幸存者，骈文，所有这些事实
集中在这些翠绿而光滑的球状表面
经过一个妇女的手，从《诗经》里冒出来
盼望外出修墙的丈夫在雨天回到家中
它们自然吗？混在一起，失去
原先封闭它们的排列与记忆
不再能分出谁是谁的原因，以及我们又是
谁的原因？残缺的部分不可能得到修补
但是由人口的密集所产生的文明
还在继续发挥它的低效率，还没死透

出处

在倒数上去有一年的春季，我忽然感到一阵绝望。当时并没有适当的词语来形容这种黑乎乎的绝望，对我来说大抵是未曾有过的一种细腻而高级的感觉。它绝望。但无论如何又是弄不清楚在绝望什么的。但应该归属于绝望这一笼统的感知范畴。但它仍是不一样的，并没有这样一个现成的词语用来指定这种绝望。但它（就像苹果一定是苹果）一定是绝望。与悟与雾一样，绝望也是无限的。在所有绝望的集合中，它不是处于边缘的那种，是毫无疑问纯粹的一种绝望，且干燥之极。以词语的粗糙与贫乏应对生活中的荒芜，它们只能是线条的以及轮廓，仅此而已。那天下午，我特地去玄谈庙游览，顺便在道步湾村的村家那里买回来一个小母鸡仔。它破壳已有三天。全身绒毛细柔，洁净。深邃的眼睛乌珠里仿佛嵌套着另一个银河系。我用手掌托窝着，在微风中把它运回家。这会儿，它当真地老去了。孵卧（本地有一个专门的音节约发作“bwu”）在墙角落里接受光线照射的恩惠，跟我一起。鸡头深深地插在它的翅膀下。反之，在世上，但没了壳。

圣约翰

它。抑或它们，敞开的
这头松树板大门
始终敞开着的天空
“要走狭窄的道路！”
有许多事物，但不包括对于
它们自身的容量与计算。
一只昆虫发动翅膀，
洞的作用，
收音机总在播放
昨天的无聊旧戏文。
裴现有的一生
毕竟归一个翘脚佬所有，
在无论法规还是
伦理学。
她们那些没有针对性的想法尤为近似，
落后。一切缥缈的，
反向的。
下雨是因为云
过于沉重的质量
带来释放。
想起小的时候在溪流里捉鱼捉虾……
……并且缓缓

望着对面的竹林
那里有我不啻于温暖，忽并且
用来良好睡眠
的归宿，是最后的。
就这么定了。
现在，带上尺子，出门
去这里或者那里
完成一次
常规散步活动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给槐树

一，我的想法
一因整体而清晰，自身而无须去思想
从一开始到结束的一

一座山（只能是第一座山）
包括哪些？
有一些写成了诗
另有一些没有发现它们
多出来的变化
在语句中去掉“的”和“是”，
让事物从规矩中独立，散开
剩下一、杯子与
一个虫子
必然掉进杯子

上午在下雨。
下雨是一种可重复的什么形状？
我们都喜欢斯泰因、约翰（阿什贝利）、
贝克特，佛陀与耶稣这件事非常美妙
他们带来了便利、
麻烦，或苦恼：每一次我都会躺在沙发上
看一会儿那只黄铜夜鹭。与它们一样，
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身边。
汤在微波炉里，
热一热就可以当午餐

老鹰，给 X11

最近经常从手上滑落东西钥匙串，
鱼竿还有其它什么最近天气时好时坏。
我时好时坏走在路边，看见一根鸟羽毛一根
巨大的毛或作为鸟的主羽它偏短小
是棕灰相间色的。捡起它，在手上玩一会
鹰在围墙上，看着我。
我把它的羽毛丢进垃圾桶，走开。
整个单幕剧的舞台布置如下：一个至少
活四十年以上的人，一个铁丝拗的鹰，一根
丢在地上的毛，助粘剂，一条被压扁了的
风干小蛇它还没一个手掌大，不吉地趟在坟边上，
我双腿快速经过它没做停留。接着，好端端的我在
手上把玩的钥匙串滑落了，鹰及时射去天空

原子弹与越剧

已经有二三十年村堂里没有请来戏文班子，上次还是我给母亲贺九十寿辰。唱了三天七场。风光是风光，感觉也没大的必要。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如露水如电闪，总归是须臾间的事情。我去看了，就在几乎要倒塌的大队社屋前面的大道地上，他们搭起了台子。在唱哭戏。那么台下看戏的就会扔一点钞票纸上去。一般来说这种戏码是在夜头时上演的，氛围好一些。不知道大白天的她们能唱出多少感染力。据说今晚同样也是唱爱情戏，讲上世纪一个在四川搞核工业的丈夫与住在西向长乐镇的妻子的故事，真实事迹。五女拜寿和梁祝不流行了。也没几个群众在欣赏。大概都外出去打工去了。有一两个外村年轻人在拍摄手机，搞直播行业。我远远站在他们后面望了一会，又去猪坛屋那边看了看。它已彻底倒掉了，废墟里长着荒草和一株还挺精神的炼树来。

我在犹豫，是不是把它移植到院子里来。不知为何缘故，始终还是下定不了这个决心。

拼音

返回到一种坚固的关系，
仿若重逢与轻度百感交集，
提着灯笼，
她们也许是同一个人。
端起一碗饭，过度到一种精确性
怨恨在空气中在光线下游荡
灰尘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混沌队伍，爱成为
她们最高感受，我的往事里
有一头蝠鲼。
一块很大的瀑布。纯粹分子结构，
不含其它杂质。它也有短暂而干净的
蝇生，这是肯定的
无论在社会主义、竹林抑或玄谈庙
这已经是一个由广告堆成的星球，
在事物与思想错综的一个十一月上午
所有妻子规定必须为女人

段落大意

B 和 C，从 B 转到 C，BC 不相等
BC 相等呢？BC 不能相等
其次，只有 B，或 C
或只有 C（鸟停在三角形屋顶的一条边上）
这几年说不清楚。有树叶从高处掉落，
风不像风，马和牛的表现不及物且
已远远动词化：鸬鹚散落在地上。
你和我我们抬起脚却忘了一切
与之水平望着带走全部尼姑忧愁的海面
难道扛着一部云梯去强攻吗，仿佛
那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她脱先了
在这里，鸬鹚约等于稍息。没有外沿

怀念虚头巴脑的贫富差距

以及，一个杯子等着一个
虫子飞过，掉落
掉进杯子一个杯子安静
等着一个虫子飞来，落下，落进杯子
一杯虫子。一个虫子飞来落下
又飞走，一个飞虫，以及一个杯子
等着掉落从桌子边缘。虫子飞过
一个杯子安静一个飞虫
飞过一个杯子，杯子掉落
飞走，一个飞杯以及
一个飞虫飞来掉落，杯子呢？
杯子飞走。一个虫子
飞走后又飞回，一个飞虫
以及一个虫子只是飞来，掉落
杯子飞走，一个飞杯
空杯，以及一个飞虫飞来也
掉落进一个杯子。杯子，虫子

一起飞走一个虫杯，安静，一杯飞虫
杯子等着从桌子边缘掉落，这时
虫子飞过，落下
还没停落又飞走一个飞虫
杯子安静，停在桌子边缘等着
飞走的飞虫。一个虫子这时飞回落下
一个杯子迅速掉落，以及，飞走
一个飞杯。虫子呢？一个虫子
飞走后又飞回，等着掉落
可是杯子没有飞走
一个杯子，（我在怀念，以及
它们又是些什么呢）停在桌子边缘
不会飞走，一个杯子安静
以及一个上午安静：一个虫子
飞过这一个杯子，没有掉落
只是飞走，没有返回。

抛出一个硬币

汛期如期而至，我的两只脚踏在火盆边上，双手缩在袖管中。缺少火气，我总归老了。春季还没过去。春季过去了又怎么样呢。下一个春季还很远。下下一个春季总会到来。下下一个，以至无穷个，无数个，一春又一春。我总会筑起我的碉堡。内部是不知道通往哪里的一个无底洞。我现在不想。我要把它全部封上，不留窗口，洞口。没什么可观望的。我现在就在看，腻味了。这些山岗，溪流，升起的烟雾，竹林，历史，记忆什么的，统统乱七八糟。我知道，但我不想。我会去那儿住下，我想，总有一天。总会有那一天，也许风和日丽。也许下雨。那种最好是濛濛细雨，或中雨，都行。但总会是在一个吉日。我会亲自选好日子。大操大办但不作告别。我谁也不告别。包括裴就让她们继续活着。一茬一茬的，像超生的田畝里的老鼠

那样，像那些根茎发达的野生草木。它们要漫长些。像云。洁净，缓慢移动的云。他们不会像别的，我也不恨他们。没有，他们也没有恨我。我只是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我的屋门总是关着，用一根足够坚硬的老木棍支在门后。谁也别想忽然冲进来。我的手上还有两把火钳。一把用来拨火炭，另一把单单用来当武器也是足够的。我会大声吓唬，要是它们是从狗洞钻进来的家禽，这些狗杂碎。要说门口的这株银杏树，它已经有半座山那么高大。甚至更高。从走廊这里看过去，高过后门山那个小山尖，我去过，太多年以前我去过，不会忘记，我去过，树枝伸进天空。空荡而高，天空始终那么空，那么蓝，仿佛从前。仿佛，但是我无法忍受那些噪音。实实在在感到痛苦。在村堂里走来走去的群众、流着鼻涕的孩子、猪鹅羊在夜里发出的乱叫。它们在叫什么，它们不再是物而只是声音，空寂中涌动的能量。它们灌进我耳朵，通过耳洞进入脑壳。它们在那里。我尤其灵敏，我的耳朵。什么都逃不出我的听力，我可以听见五十年前还停留在割乱琴田畝上的鸟叫声，山里的幽冥的古怪的声音。一些蛇虫鸣叫混杂在一起的自然天籁。这些东西。我不想听收音机，钩起我不好回忆的新闻，老戏文，广告诸如此类总是这些东西，通过村中央那个高音喇叭传播到整

个乡村每个角落，这些我都能听见。听见玄谈庙菩萨们的叹息，它们在什么时候垮掉？总有这样的时刻。宝剑舞动，绸带飘荡，当云层黑压压降临，正是他们腾空升天的好时机。他们会平稳度过灾难期。庙会会在每月初七八两天照常进行。马匹拖着它那一根手臂长的生殖器。耍猴人卷起裤管，刁鸟门的神鸟是一只小巧的喙嘴嫩黄的竹丝鸟。一头翠鸟停在树冠上远远盯着它们，他们。他们向我走来，敲锣打鼓，我是他们的记号。食物，以及边界。我带有侵略性的计划。我烧红的火炭。

雨水

树枝上停着十七只雨鸟
或十几只，看不出大的区别，
摇晃的生活似乎更容易些。
它们在风中玩，自身在另一个游戏中
世界（一个茶水间）
暂时归背身站在河边的那个人所有
这个过程反复而平衡，伴随上午那些疲劳
根据已有的经验，树木是自己
从内部开始长高的，不是一种雕塑。
为了一种清晰他坐在阳台上并没有展开。
它们在减少，成为个位数
而不是更简单。不像是部分，也不是
一个整体，一条埋起来的裤边，
反抗，或其它。它们一直在玩你。恐吓
你，冲刷暴虐压制你的全部一切以及所有
没法去钓鱼了。裴握着她的手指
走过来说，雨至少会下到傍晚

大乘

养养猪。

念一会般若经。一记

漂亮的铲球

填充活着时的空白，极好的光线下

累积这世的业报。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

塑料将继续存在。

船搁在浅滩上，

苦难与烟雾。它们

如同这万丈金色黄昏

无不是一种假有，她们知道

钵有作为容器的现实意义

以及适当的距离

可以产生一头鹭鸶。洗脚的同时

也遗憾当地消失的农业

桌面，在阿尔及利亚。

现在 11:14 分，上午。11 点十四分，看着复杂，但只有一种可能。即此刻，无论附近多复杂，它们都在这个时刻，在此刻，要是更精确些，精确到秒，毫秒，微秒，无限往下分，到一定程度，那么它们可以是处于某种无法观察的静态。我能观察这只母鸡，是因为它在时刻的移动中产生的变化。通过光线的关照。它在那儿，一株灌木状木瓜树下。结翠绿色鸡蛋大小的果子，不像瓜。但就这么叫着，没什么问题。无论鸡还是树木还是果子，它们内部都有菩萨属性。我也是。我在等燕子归来。它们出去了，这个早晨。到现在还没归巢。它们会归来。没有依据，但凭直觉或经验它们想必会回到墙角落的那个巢中而不会无辜飞走。它们还有几只小燕在哺育。蛋生与胎生总归有所区别，在情感上。季节不同也会带来情感上的不同。尤其对事物的一些看法，冬季要温和些。相反，在湿热的夏季就显得激烈。我没有看法。也不知道这会儿到了什么季节。树叶差不多掉光了，我穿着羽绒马甲。外面还披着一件羊毛开衫。

不冷也不热，空气里有一股怀才不遇的窒息的气息。听声音，村外机耕路上那支送葬队伍越走越近，那个打镢片的人我认识吗。我要仔细听。还有我似乎看见走在队伍末尾的那个书生，捧着一本厚厚的砖头书，近视得很厉害。我总是听见这些。裴说没有的事，是幻听。裴说什么就是什么，她的头发快掉光了。现在 11:44，午餐要稍等片刻。我得写会儿笔记。偷偷写，在心里头写。我不会让裴看见我的小动作。她不仅头发脱落，腿毛也没剩下几根。一切都会过去。我现在假装听会儿收音机。

在奇怪而严肃的天空中

雨，鼓点
密集
一个严肃的表面
翻开书的一页，
感到恶心。
黑色的跳跃的汉字：广义上，
你（最小）是一朵花。
一朵花即使在一九八六年
她也不可能是你。
雨点密集，
一个读者严肃的表面
埋在花朵暗影中，
狗穿过小区铁栅门。
烟盒与桔子
作为一种组合，一种
干扰项
至于大海的奇怪，
（我的光线快用完了）
恶心的事物总让人感到
它严肃的表面。
“睡眠是一条大河。”
鹤被打回原形。

门吸，以及（一九八六年）密集
压倒一切。黑色的你，停着。
黑色的汉字单调的音节。
在一切还没到来前，
打开灯，柜子
方向和手段，
剥开一个桔子。
密集而严肃的事物
以及它的表面。
用完了吗？至于你，
一朵花，或一种最小单位
倒置在精确
而严肃的天空中

县城邮局

在无事的冬天，昆虫反应迟缓。一个苍蝇停在屏幕写字板处。一个弱小的小东西，两根前脚在迅速搓揉它的绚丽复眼，后脚梳刮那透明的薄翼。两者相互交替运动。但整体不动。停在写字板工具栏的缩小按钮上方，隔着玻璃。迅速双掌拍拢，擒住它。感觉它在手指间的位置，活跃度，确认没大的问题后，仔细缓慢打开。它在。肢体呈半压扁状，内脏没有炸开，完好无损，还活着。吸附在手指间，无目的爬动。用气吹它，它也不飞走。索性就让它自由走动，顺便举着这根手指。“有事吗？”她举着手指说。

“没事，”我说。“我来取个挂刷。”快递我说，我有一个快递，是书或者杂志我不知道，我说。我来取这个东西。你们上个礼拜打电话给我，让我来取。我说。

“别急，慢慢说。”她说。

“我不急。”我说。“我像是急迫的样子吗。”

她再白痴也感觉到了我的敌意。用力一甩，甩掉那个苍蝇，把手指搁在键盘上，抬眼说，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她什么名字。

“住哪里？”

我叹了口气，告诉她我住哪里。“映翠湾。”我说。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敲打着。苍蝇飞回，停在显示器上。

“是什么书？”她问。

不知道啊，书还是杂志，你们电话里没有跟我说我说。

她起身，像一个慌不择路的指挥使那样迅速离开椅子，夺门而出。

我站在这个邮局楼后面的院子里的一间邮件处理屋，我这样称呼它，一个确实不怎么正式的工作场所。看着这个苍蝇，感觉胃部隐隐在翻腾，有一种随时会昏厥的感觉从身上四肢和头发不间断冒出。

独自玩跷跷板

告诉你世道烂透了但并非总是虚无
无须证明自由人即自由的奴隶
跑鱼的悲伤会消退，随着童年的肿块一起
我向你张开手臂。光线与万物，随它去

疾速抢劫

他在演奏一根单簧管。

在桥底下，在他停在城铁高架桥下的那部桥车的驾驶座上。车窗摇下一小截，一些烟雾随着断续不稳的音符从口子往外飘冒。高架在此处穿过一小座坟山。这是一块浇注了水泥的平地。算是一个野外的免费停车场。他的黑色凯美瑞是零散停着的其中一部，他的乐器。看不见他这个人。一个蹩脚的声乐爱好者或一个孤独的退休人士，不知道。这有些复杂。他一定不是在吹给躺在附近坟地里的那些鬼听。他在自吹。蹩脚，跟一头脖子打结的鹅发出的声音相差不大，断断续续，在练习两三个基本音符。一根金色的单簧管，还是萨克斯管？听音色它应该是金色涂装。他一定有一根乐器那样的东西抓在手上，塞在嘴里。它不可能在播放车载广播。我路过，在十来米开外的地方我看不见。但那一定是一根像单簧管那样的东西发出的杂音，这点上从它的音色可辨别出。

古怪，但他不一定孤独。他给路过的人提

供了如下画面：

在一条通往城乡的高架桥下，在一部汽车驾驶座里独自演奏一种主要是他自己能听的声音，一种类似家禽的鸣叫声，在初冬的阳光稍稍拨开云雾射进发神经的广袤世道的一个中午一个人骑车去商业街那边抢劫物资，赶在封锁到来前。

粗暴的语言正在盛行起来

跟个傻子似的坐在岸边
消耗傍晚的迷信，绚烂浮漂
反射成吨余辉，（在因果起伏中）
迫使他成为一个正宗白痴
单独看，它是一个黑点
电熨斗暴露我的焦虑

死掉的河

年轻人，为什么不去那片云上呢
撒下一些草叶、石子，抛下竿
坐等随便一头什么鸟路过，
这条河已过早死透，
不要轻易地丢失在回家路上。
夜晚降临，天空与树丛一起失去光彩
黑暗中，死水充盈，真相残暴而静

无增无减

换一把锁，让船轻一点
最近以来的事正好可以填充这张白纸
正反两个面，但只有一个浪花穿过
地狱水位上升，由于降温，我穿上冬衣
等于被全包围在黑乎乎的信仰中
上午不可能抄错，一个人空坐在阳台上
寻找它的根源。需要嗅觉足够灵敏
以及心是一种良好的催化剂
院子里的枇杷树在开花，坚固一只船
需要用到的那种形式一直处于待定
船驶出码头，远去，你什么都不会捞到
接着来到一个新的重复的星期一

铁

打一块铁，用鸡蛋
一些元素从天空脱落
用手去抚摩那些
够得到的东西
脑汁水只当拿来喂猪
把数字 3 沉入湖底
从孔夫子到庖丁
就让雨里的鸟停在屋顶
不要处理它

流氓与农夫与蛇

一、流氓与农夫，昨晚上的梦。有些记不清了。事情总是按照大概率方向在发生，要是这趋势是坏的，那么只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只是最坏又能坏到哪去呢，也就坏到底而已。其实在旧社会，流氓也是弱势群体，冷缩缩的硬着脖子在路边游荡，不知如何聊生，就这样遇见赶集归来的农夫。两人面面相觑，欲哭无泪。“怎么，你何以竟敢不再惧怕我了？”流氓问道。“没啥。”农民在路边石头上坐下，冒起烟雾。抽出一支赠之。后者接过，顺手又取过农夫的烟头接上。“说说看。”他怂恿道。“其实也没啥，我找到靠山了，有老大照着。”“谁？”“你不认识，耶稣，认识吗。”“混哪儿的？”农夫望着天空，有些懒得说，说道，“就跟神仙一样，知道吗，你说混哪儿的。”流氓就觉得此事稀奇，

反复追问起来。农夫大略介绍，自行随机发挥一通，末了叹了口气，把从镇集市上免费送他的书转赠给对方，起身走了。后来就下起了小雪。再后来他在路上又遇见了那条老蛇。就是这个事情，翻来覆去梦了多次，一些细枝末节逐渐混乱模糊起来。但主要思想还是一致的。

二、稍后我又单独梦见流氓与蛇。怎么说呢，新的文学并不新，旧有的文学在当时也不是文学，仅是一些故事与想法。流氓也一样。流氓的天空总是空荡而无聊，奇怪而严肃。在整体统一且空荡、无聊、奇怪与严肃的天空下，流氓不分新旧。他在路边上游荡着。以为会有人（像卢照邻与他的女伴那种）忽然从草丛中跳出来，举起手说，我支持你。可就连这类微小的安慰也是不曾有过的。在草丛里，他看见一支病蛇。明显病恹恹地盘绕着它自身的一支南方小蛇。也许是寒气凛冽的缘故，蛇嘴里还吞吐着它的一截尾巴。实在有些古怪。仔细想，万事万物都有原因，这蛇却仿佛没有。仿佛无从知道它存在于此的方法与目的，而只是一个可见的事实，或一种古老的惯性或一点自然物质诸如此类，既表象，同时总归也不可深入去探测。再仔细些想，他便又想起独零零的自己来，何

尝不是如此呢。在亘古的天地宇宙间，他活的从来就像是，他在想。从一个敏感方程的未知数，到兔子的角，到与尼姑们有一次在河边大面积争论不休，至于在争些什么他也忘了。但还是能感到当时是幸福的，他想。后来，有几个雪花从空气中飘落，他又缓缓开始想起些别的事与物来。

三、博弈论告诉我们，信仰是勇气的前提。因信称义，无知又是信仰的前提。而宇宙遵循能量守恒，以及供需关系决定一切真理。流氓没有关于信仰的知识，他因此时常感到恐惧，彷徨，害怕天空要塌下来。只是天空会塌方吗？理性告诉他，天空空荡，无非只是一些大气。但流氓总归感性，他信的是权力。而权力实在只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历史上低端而朴素的发明，就像在雾气弥漫的河边觅食的虎，实际是雾在统治附近的事物。农夫相对好一点，他只是有点儿迷信，以及迷糊。所以每次出门赶集前，他都会穿上那双特制的草鞋。无论刮风下雨，心中都会念诵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他念叨着，双掌合拢。在遥远而冷缩索的旧社会，这样的农夫多。两相比较之下，也就是说流氓与农夫都是受害者。而又是受什么

的害呢？我努力梦了，没梦见。肯定不是蛇。蛇即使在梦里，也太过象征。它是一种冷血物种，蛇本身已经相当古怪。我向来不喜欢古怪的东西。蛇是更深层次的恐惧，无法也无必要去解释。而下雪，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卢仁畜鹤

现成的，重复的
一亿个村子与一个一亿年的村子
满足于一点小小的自足
仅次于一朵云大小的尊严
要是下雪，又会怎样？

也不是不能共和
这早晨雪轻，一只猫行走在菜地
情感细腻而薄发，延续至今
继而消失在空气中
鸟在风中断裂，家禽掉毛
预示季节的变化
它们只有类别的不同
而我也不可理解为是我的一种原因，
不是我。是山顶的大老鹰
与依水而居的菩萨
利用痛苦组织起这些那些杂碎
更进一步，偷换了全部概念

吃鹅

（我试了几次，它无法关闭）晚上吃鹅。裴说她抓着一根鹅脖颈说。她说，喂，我们吃鹅，晚上。听见没，死东西，晚上吃鹅。裴大声道。还不烧水去。她训斥，在我眼跟前大力摇晃着这只老鹅。她可以呵斥我。鹅没反抗。我听见了。我的听力还行。我听着。一路听完。听完后，我去灶台烧水。

裴说什么就是什么。裴的背景与身世异常繁杂，恐怕得写上一本书册。我没时间了。简洁说，她农妇，属老鼠的。裴有时会走偏，走远，不知道走去哪里。但总能及时返回。裴她就是这样，终究对我不曾离弃。是个好人。合日而食，我最近胃口差，大概也是冬天到来的缘故。冬天标志着结束，不管是奴隶制资本主义旧社会抑或新时代，无非历史唯物虚无辩证，死了化为电子一了百了，阿弥陀佛。都是草本植物。是陨石划过天际时的损耗。是鹅的天敌，是陷在鱼身上的那根骨刺。对自身的稳定重复，以至叠加。是毛糙的季节变换，我想起野火。想起后，我让它想着。保持全身与脑子完全不动。望着火焰，感到逐渐莫名起来的温暖融化我漫

长而发霉的超凡人生体验但没有获得任何领悟
我不玩了。我来到火中。

2022.10.20~12.1
(完)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 1、《迴聲是迴聲是》 槐 樹
- 2、《一個藍色百事》 張 羞
- 3、《雙摺》 楊 黎
- 4、《和泰森打架 乘船上大學》 張萬新
- 5、《水城弟兄》 曹 寇
- 6、《散步史 翻譯》 張 羞
- 7、《詩選集》 趙誌明
- 8、《沒有一句實話》 鄧 興
- 9、《有病吧》 李真不弱
- 10、《堤岸》 張 羞
- 11、《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張 羞
- 12、《玄談廟》 張 羞
- 13、《除惡》 林東林
- 14、《破銀河》 4:2
- 15、《聖·張長衫的講述》 張 羞
- 16、《小瓶停銀色》 光 體
- 17、《自傳：昏厥與返回》 張 羞
- 18、《又有人從河堤上翻過來》 鄧 興
- 19、《光斑》 槐 樹
- 20、《釣魚集》 林东林等
- 21、《雲雲》 張 羞
- 22、《鄉紳的經驗》 張 羞
- 23、《三故事》 鄭在歡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2 December All Rights Reserved



